

【封神】【殷寿/殷郊/姬发】犯上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8877774)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8877774>.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Rape/Non-Con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殷寿/殷郊 , 姬发/殷郊 , 考彪
Character:	殷寿 , 纣王 , 殷郊 , 姬发 , 伯邑考 , 崇应彪
Additional Tags:	父子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7-26 Completed: 2023-10-18 Words: 53,262 Chapters: 20/20

【封神】【殷寿/殷郊/姬发】犯上

by [ClaireQ](#)

Chapter 1

身着甲冑，手持利刃，漏夜闯入摘星阁，锋芒直指商王，殷郊值得判一个弑父弑君的死罪。

殷寿起身，长袍松松垮垮地露出大片结实胸膛，曾经的伤疤不见踪迹，只有新宠美人儿调情留下的几个咬痕——殷郊已经丢了兵刃，跪伏在地上请罪了，但还是看见了。

阴影已经压到后脑勺了，殷寿拎着剑，剑尖贴着后颈，又沿着脊梁骨往下滑，每一块颤抖着的脊骨都在表示臣服，怕，但又无比服帖，任由他从任何位置刺进去，把让这孩子混沌错乱了的那根筋挑出来。

孩子，忽然冒出来的字眼。殷郊已经很不能称之为孩子了，更像杀人工具，好用的兵器，无条件挡在他身前的死士，那按在甲冑上明晃晃的剑割出清脆的撕拉声，在心头响了一下。

“姬发出去。”他说。

姬发爬起来，担忧地望一眼殷郊，心咚咚跳着，不敢停留，匆匆退出去，又靠门边，仔细听着里头动静，担心着殷郊。

知道他不会走远，知道殷郊和他关系最好，根本肆无忌惮，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殷寿命令儿子把头抬起来。

“现在还穿着铠甲吗？”他盯着儿子，那剑敲在肩甲上，震得殷郊耳朵里一阵嗡嗡声，视线跟着一并模糊起来，不知道往里看，余光瞥见躲在帘幕后的苏妲己，那竖瞳的双眸盯着他。

想看就看吧。现在反而没什么可怕的了，到底父亲都会原谅他，父亲知道这个儿子爱他。殷郊从地上爬起来，低头去解自己的铠甲，在父亲面前袒露脆弱的、毫无防备的自己，随时都会为他效忠，随时都可以被他砍下头来。

他是父亲最忠心的臣下，最乖顺的情人，他随时都准备为他去死，也为他奉献一切。他盲目地憧憬他，臣服他，那跪伏的姿态已经让他看不清很多事情了，比如父亲看他时的那些猜忌和冷漠。没关系的，只要他再狂热一些，它们就会消融。

铠甲应声落地，拉扯时腰带开了，父王的剑顺势滑进他扯松了的领口，衣服应声滑落，他不得不在父亲面前重归赤身裸体。在软乎乎鼓胀胀的胸上拍了两拍，划过棕褐色的乳头。受着这样的寒意和凝视，它们挺起来，仿佛要送出去给人蹂躏一般。

“没有私藏兵器了，很好。”那声音从头顶上来，有着不容辩解的威慑力，“现在你该滚了。”

不想走。他意识到他走了妲己还在，父亲要留着妲己，却要赶他走。那不公平，妲己能做的事他也能做，他不要父亲为别人着迷。

“不，”他跪着，膝行着，爬过去，带疤的脸颊贴上父亲的剑，那冰凉如水的触感激得全身发抖，“父王罚我。”

没说出来，罚我大逆，罚我嫉妒，罚我肖想父亲。那么的渴，那么的热，头脑发昏，身体却无比清醒。

听到了一声嗤笑，似乎是嘲讽，冷眼旁观他不合时宜的发情。但那把剑抽了回去，父王给了他机会：“那就把自己捆起来吧。”

动作熟练得仿若肌肉记忆，双手背在身后，俘虏姿态，却不是第一次的生疏。他接触到姐己的目光，羞耻难当，大腿内侧的两个绳结恰到好处地磨着。但那目光又让他兴奋起来，他甚至主动抬起腰请父亲动手，要她看看，父亲最熟悉的身体是他。

她还差得远呢。

一鞭子抽在被绳子勒到鼓胀的胸口，立刻就留下了细细的血痕，连抽了七八鞭子，胸口横七竖八地带着伤，呼吸更急促了，胸脯剧烈起伏着，奶头颤巍巍地硬了起来。

打得胸前软肉一波一波地抖，挺立的乳头破了皮，火辣辣的痛感混合着异样的兴奋，胯下硬着。

他的性启蒙就是父王的鞭子。在质子营，第一次犯错，父亲的鞭子抽在他大腿根，他没法爬起来，他满头是汗，湿乎乎地射了一裤子。

他痴迷于这种臣服，沉迷于把自己交出去，他痴迷于父亲给予的一切，疼痛和疼痛后的抚慰，他以为父亲是爱他的。

他又把胸挺起来去迎接父亲的下一鞭子，故意去求那不知算是雷霆还是雨露的天恩。越抽越硬，他没出息地射了一裤子。跪不住了，父亲踩在他刚高潮过的性器上，居高临下，看他泪眼模糊的一张脸。

看看我吧，父亲，不要移开视线，就这么一直看着我。

那鞭子缠在他脖子上，他跟着那拉扯的势头膝行过去，心里激动得厉害，父亲允许他的触碰了。发着抖的牙齿拉扯开腰间系带，他痴迷地要去亲吻父亲的胯间龙根。那鞭子旋即收紧，这近似窒息般的逼迫也是他喜欢的。

被硕大的性器打在脸上，就打在父王抽出那道伤疤上。他私心不希望它好，他希望父王日日都能看见它，脸颊红了，眼跟着一并的红，什么都顾不得了，被卡着说不出话，他着迷地伸着舌头追随过去。

绕在脖子上的鞭子松了一松，窒息过后的第一口新鲜空气令人感激，他把父王的龙根含进去。太大了，插进去的时候口水流得满下巴都是，不像话，像条嘴馋的小狗儿，他被堵得几乎又透不上气了。

那只手按在他头上，摸了摸，是一个很类似于亲情的温存动作，在经历了鞭打和窒息后让人感到被关怀的错觉，太稚嫩了，殷郊鼻子一酸，几乎要哭。

温柔的那只手也可以杀了他。殷寿忽的按住他后脑，用力挺胯，把自己一直插到他喉咙里去。

堵住了嗓子眼儿，似乎能一直插进五脏六腑，随心所欲地把他当泄欲的物件使用。喉头被堵得严严实实，没有一丝空气能透进去，窒息的痛苦模糊着视线，视线里的父王高大英武，坚毅的脸庞与天神无异，他迷醉地憧憬着，不知死之将至。

父王一直是这样，很会拿捏暴戾和温情的时机，看他如何对待苏全孝就知道了，那些充满魅力的手段值得任何一个“儿子”为他赴死。在真的活活憋死他之前父王拔了出来，抓着胳膊上的绳结毫不费力地把他整个人提起，那依旧火热坚硬的阴茎恰到好处打在少年人鼓胀饱满的胸脯上。

甚至没意识到刚才的窒息已经让他射了一回。殷郊被抱起来从下而上捅进去，一滴血，流出来又旋即被舔去。浑浑噩噩的脑子没法去注意鬼魅般的姐己了，那些妖异举动全然抵不过此刻捅在体内的粗大阴茎。一进一出，似乎把他的肠子都插穿了，一直捅到头脑里去，把脑浆都搅得一团乱，失了往日好勇斗狼的少年劲头，像完全被驯服了的雌兽，喘着气，

柔声念着父王，求他垂怜。

只要肌肤之亲就好，只要被这样抱着，被这样操弄着使用着就好，殷寿很久没抱过他了，上一次看见他抱人是死去的先王、而现在他在殷寿怀里，像个柔弱无骨的女人一样张开腿缠在他腰上——他见妲己这样做过。

他的父王，无所不能的天下共主，永远不败的天神与战神，在他面前谁都是“女人”，只能被他征服。

不知何时绳子已经扯松了，他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承受着底下那根凶猛进出的重器，混合着精液，肠液和血，有些痛，但更多是被完全征服的快感。软乎乎的胸脯在父亲硬邦邦的胸肌上一上一下地蹭着，忽然又是一疼，在他的奶子上咬出一圈乌青的血来。

他本能地挺起胸让父王享用。父王的存在就像这天地间亘古不变的真理，只要追随他，臣服他——并且被他看见。

下一口咬在脖子上，像猛虎咬住羚羊，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压制，他连命都不是自己的了。可依然很爽，被射得满满当当的，甚至混合着尿液，肚子都鼓了起来。他好像看见妲己的那双眼，发着兴奋的光。

殷寿松开他，刚才还亲密交合的儿子滚落到地上的白虎皮里，身下肮脏不堪，还在流出那些见不得人的淫靡液体。殷寿皱了皱眉，觉得这样有点麻烦，插得太狠，殷郊不像是自己能爬起来的样子了。

被喊到名字的时候姬发禁不住全身都打了个冷战。

“姬发过来。”那依旧威严的声音不可违抗，“听了那么久，还不够吗？”

姬发低着头进来，哪里都不敢看，不敢看大王，不敢跟那个鬼魅般的美人儿有任何目光接触，他盯着殷郊，被虎皮半遮半掩着赤裸的身体，头歪在一边，睁着眼昏过去。

做个尽忠职守的殷商王家侍卫，他弯腰将殷郊连着虎皮一齐抱住，低头向殷寿行了礼，转身退出摘星阁。但始终感到那束目光在背后盯着他，冷森森的，他不由得把殷郊抱得更紧。

知道是谁送自己回来的，事到如今再隐瞒毫无意义。殷郊躺在自己床上，裹着被子，直愣愣往上看，喃喃道：“你看不起我吧。”

“其实我知道，”姬发低下头去，事到如今觉得羞愧的仿佛是他，“出征时，我看见你……进了大王的军帐。”

他拧了一把毛巾，毛巾温热，脸颊却滚烫，不敢去看刚刚还抱过的人：“腿……打开，那里……得弄干净。”

殷郊抓住了毛巾：“我自己来。”

毛巾被抓在他们中间僵持不下，片刻之后，终究是殷郊松了手，浑身都是疼的，太累了。而且，姬发让他很安心，知道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相信他。

殷郊半坐起来，配合地让姬发帮忙。毛巾擦过那个敏感肿胀的穴口时他抓紧姬发的胳膊。姬发不敢与他目光对视，匆匆清理干净，水盆丢在一边，和往常一样，殷郊一扯，他就爬上床去同榻。在军营是这般，在训练营也是这般，他们一向亲密无间，互相交托生死。

“他遇到苏姐己后就不再与我亲近，”青梅竹马的少年人侧过身，头抵在他胸口，话语里似乎带了不知所措的哭腔：“我不知道怎么办。”

姬发答不上来，内心也一片茫然，只下意识把来求助的好友抱在怀里，匆匆给出自己的承诺：“别怕。我会保护你的——就算死也会的。”

Chapter 2

殷郊心头一暖，从来都很看重姬发这个朋友，无论什么境地在他身上都能得到温暖和关怀。并不多说什么，就枕着姬发的臂弯，呼吸有一下没一下，都扑在姬发的脖颈上，脑子昏沉沉的，什么也不想了。

姬发呼吸却紧张了起来。那搂住殷郊的胳膊僵硬，十分的不自然，忍着，却还是忍不下去，他艰难地开口，嗓音是干涩的：“我……你先睡，我出去一下。”

胳膊被拉住了，黑暗里近在咫尺的那双眼亮如点漆，似乎含了很多没说出来的意思，拉扯着让姬发根本走不脱。他去抓殷郊往下寻的那只手，捉到了，却还是被他滑走，按在自己勃起的性器上。

羞愧难当，脸颊都要烧起来了，姬发觉得十足的没脸见人，更没法面对此刻的殷郊。他最好的朋友，他患难与共的兄弟，他贴着他的身躯，想着他是怎么在大王身上扭的，邪念丛生，起了这样尴尬的反应。

“嘘，”殷郊叫他噤声别动，“我帮你。”

没法再拒绝，何况在血气方刚的军营里这也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姬发任由他解了自己的裤子，把那已经完全硬起的柱身握在手中。呼吸急促得很，胸脯起伏得厉害，乳头贴着殷郊的，不时撞在一处，嗓子已经哑掉了，他悄声问：“一起？”

没有被反对，他们的阴茎紧紧贴在一起，两只手一并抚弄着，已经分不清慰藉的到底是谁的欲望了。年轻火热的身躯交缠着，热得很，越缠越热，汗从谁的额头滚落，滴到谁的脸颊上，又从谁结实饱满的大腿上一路滑到股间，受不了了，嘴唇牙齿混乱地咬在一处，年轻人的欲望强烈又丰沛，他们在彼此的腿间射得满满当当，一塌糊涂。

殷郊被这样折腾了半夜，丢开手，迷迷糊糊就要睡去。姬发心跳如捣，胸口冲动着还想要一个事后亲昵的吻，但看见人疲惫地合了眼，只得作罢。自己喘息了片刻，爬起来重新收拾一番，看见天边快要亮起，匆匆穿好了制服铠甲，不安地朝床望了一眼，便急忙离开了。

自焚高台如期开工，殷郊负责这件事，他天天都来，忧心忡忡，在瞭望台往下看，被姬发抓住手腕制止：“你可别想着破坏工程。”太清楚这位竹马在想什么了，他会做任何事来阻止父王送死，如果破坏这座高台能让父王不自焚，他会做的。

“冷静点，”殷郊把头偏到一边，姬发就绕过来，捧着脸逼他正视自己，“大王是天下共主，会有转机的。答应我别冲动，会有办法……”

殷郊苦笑一下，眼神黯淡：“神仙才有办法吧。”

无法可劝，深知殷郊是耐不住，姬发深吸了一口气，感到胸口沉闷的疼，知道那双眼只会追随殷寿的身影。

“姬发，别告诉别人，”殷郊忽的握住他的手，望着他，憋在心底的念头对多年好友和盘托出，“如果最后……最后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也是成汤子孙，我会替他去死的。”

他是父亲的儿子，怎么有眼睁睁看着父亲去死的道理。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是父亲最忠诚的情人，他几乎是狂热地，急不可待地想要用烈火焚躯验证自己的真心——那样父亲一定会记住他的，情场上死人永远能赢。

“别胡说，”姬发紧紧握住他的手，打断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压低了声音安抚他，“我们会有办法的。你，大王，都不会死的——”

他往远处看了一眼，匆匆道：“别瞎想，我们还有时间。我该去巡查了……”感觉到殷郊立刻握住了他即将松开的手，姬发叹了口气，把另一只手也覆上去，拍了拍：“晚上，晚上我下职了来找你，好吗？”

他看着姬发下楼去，叹了口气，背过身，却又听见身后重新传来上楼的脚步声。

是父王。他回身下跪，但父亲让他起来时，他没有起来。

殷寿不在意，他要去栏杆前看看这座高台的工程，但步子还没迈出，殷郊就扯住他的袍角，私心不愿意他去看。

他不想要父亲直面自焚祭天这件事，想要自己解决它。他的父亲，不应该为这种事烦心，但拉扯住袍角的时候，那种奇异的渴望又涌起，他膝行过去，无限地想要贴近父亲。

脸直贴到父王的胯间，很微妙的角度。他看着儿子来挑逗自己，连自己都没察觉到唇边的一抹笑：“你倒是大胆了。”

殷郊仰起身子，拉着父亲的手来摸自己脸上那道疤，觉察他笑了，也感觉粗糙的指腹在摩挲它。他珍惜父亲给的一切，欢愉或者伤痛，也包括独属于他们的这疤痕。

黑白分明的眼望着他，叫他看清那里只有父亲的身影：“不大胆些，父王不会来疼我。”

一直很害怕，父王如果真的自焚祭天，他就没有父亲了。那么无论多么下贱无耻的姿态他都愿意摆出来给他看，他爱父亲，愿意做任何事讨他欢心。

“别总往鹿台跑，”到底还是拍了拍他的脸算作慰藉，那声音有几分无奈和纵容，“行吧，晚上我去看你。”

于是晚上他就跪在床边等，怀着期待忍不住笑了一下，面颊两边的酒窝凹陷进去，现出天真的孩子模样。

比预想的还晚一些，但父亲确实来了，只是心情不太好的样子，步子很快，不看她，踢到了一边去，才坐在他床上。

踢得不重，完全不妨碍孩子又爬起来，爬到父亲面前，试探着去攀他的腿：“父王……”

被单手就掐住脖子，抬起脸来审视：“真放荡，就这么等不及？”眼却往地下瞟，太熟悉这个儿子的身体，父王踩着他胯间已经在冒水的阴茎。看见父亲就湿了，止也止不住，好像坏掉了，被踩着才是它应得的。

“我是真心……”被踩着命根子，无论是谁都免不了为此发抖，殷郊颤了一颤，才挺着胸继续道，“真心愿意……替代父王自焚……”

高大身影挡住了光源，看不清他的表情，无从猜测君王的心，令人惴惴不安。过了片刻，那声音里似乎带了奚落的笑，不冷不热地折磨人：“那我大商可就没有太子了。”

还是这般，似乎不把话说得透亮，不把胸腔里的心捧给他便不得那温情。被踩着，被拿捏着，少年人心内一酸，别过头去，说了句幼稚的话：“父王新得美人，再多生几个也不打紧。”

这话太孩子气了，全然不像个成熟的男人说的，听着听着殷寿就笑了，粗粝的掌心摩挲过

柔嫩的乳头：“阿郊这是醋了？”

殷郊不答话，回避着这个问题，挺了挺胸，期待他能在乳头上拧上一把，但那只手随即抚上他的脸颊，停在那块伤疤上。他沉迷地把脸贴过去，亲昵地蹭着父亲的掌心。

殷寿望着他，少年人的面庞越发坚毅英俊，不是个孩子了，他感到了威胁，一巴掌落在那张脸上。

“不老实，”不冷不热的语气压迫着儿子，殷寿旋即找到个理由掩盖他没由来的暴戾，“在父王面前还遮遮掩掩的。”

殷郊紧张地咽了口口水，心咚咚跳着，牙齿打着颤，身体却喜欢这种粗暴的对待。他去解开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衣服，露出胸口那些鞭痕和咬痕，色情极了，只有父亲能看见。

好像是错觉似的，从父亲眼里看见转瞬即逝的一点温柔。殷寿端详着儿子鼓胀饱满的胸脯和那横七竖八的欢爱痕迹，拍了拍身边的位置：“上来。”

殷郊顺从地赤裸着爬上床去。殷寿摸着他的阴茎，沉甸甸拎在手里掂量，殷郊紧张得摒着呼吸，盯着看，惹来父亲的嘲笑：“不像样，怎么做我大商的太子？”

“那就不做，”仍是那么着迷地看着他，“我做父王的小狗儿就好。”

姬发赶来时看见殷郊正坐在大王腿上。无遮无拦，完全赤裸，纵使黑夜也能借着月光看清那被粗大阴茎不断进出的穴口。殷郊呜咽着抱紧了父亲，任由父亲在他肩头咬出血来，然后，像是终于被捅穿了身体，断送了性命一般，他不动了，而父亲还在他体内射精。

姬发无法动弹，这一幕看几次都不可能习惯得了。而殷寿盯着他，松开怀里的儿子跌在床上，他似笑非笑盯住了姬发，像一头野兽在打量自己的食物。

“姬发过来，”还是这个命令，但又完全不一样了，“抱他。”

姬发不得不近距离看着，那个穴口被完全操开了，圆圆的，一时收不紧，他盯着那些白的精液从红肿的肉洞里流出来。场面太过刺激了，忽的肩头一凉，姬发那蛊惑的声音传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猛地回头，却看不见人。再看向床上的殷郊时，冲动得难以自己，不能再忍了。

捅进去时明显是难受的，殷郊呜了一声，但还是没力气动，姬发用尽全力取悦他，低下头去亲那双朝思暮想的嘴唇，尝到寂寞的苦咸味。

但他总算吻到了他。

Chapter 3

他看着眼前两具年轻美好的肉体交缠在一处，亲密无间，生机勃勃，皱着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恨意涌上心头。

他着迷于年轻人的身体，又痛恨他们竟拥有它。年轻的儿子有无限的未来，可他没有。

也许他并不是王，青春才是无敌的王。他已经是天下共主了，已经得到自己曾经想要的一切了，但终有一日也会老去，又或者在那之前就死于可笑的天谴，把得来不易的一切就这么拱手于人。

绝对不行，是殷郊也不行，或者说是殷郊更不行，殷寿清楚自己这份权力是怎么得来的，便绝不可能接受儿子以相同的方式从他手里夺走。

本意不过是愚弄一下这两个从来都很好骗的傻小子，只要一些普通程度的惺惺作态就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但此刻他们亲吻着太像一对般配的恋人，痴缠之间都蕴藏着生机勃勃的力量，越发显得他去日无多，不知死之将至。

为王是不够的，天谴可笑至极，他得陇望蜀，欲壑难平，立即就想要长生，把一切都留在自己最圆满的时刻，一个健康挺拔的儿子正在茁壮成长，这件事本身只会让他越发焦躁不安。

没兴趣再看下去，他起身，随意系了腰间带子，头也不回地出了寝殿。

其实是有些难受的，在父亲胯下高潮了几次的身体被姬发这样莽撞地重新打开，敏感到了极致已经近乎于痛楚了。姬发像个毛头小子一样忍不住往里捅，理性拉扯着身体这头脱了缰的驽马，要它别那么急躁别那么笨拙，但全然无用，还是弄得殷郊很难受，酸软的双臂无力地推，腰肢不停扭着，咬着牙带着哭腔让他停一停。

却没法真的推开他。被父亲调教熟透又被那样里里外外尽情用透了身体，怎么扭都像个管不住淫水的荡妇，怎么推拒都像是勾搭男人再激烈些的把戏，被阴茎插进去就失了反抗的念头，哼哼唧唧地还是把他吞得又热又深。

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停得下来，姬发连大王何时走的都没法注意到。熟悉那些小动作，知道他此刻的真的有点受罪，还是没法停下对心上人的施暴行为。姬发的心往下沉，隐约意识到这么做了也许会真的失去殷郊，可身体却很有自己的想法，拧住殷郊的手腕越过头顶，埋头去吃伤痕累累的奶子——反正该不该的都已经做了，无论如何也要做到底的。

不可能放过他，但还是尽可能柔情地去安抚殷郊的身体，姬发慌里慌张地去亲吻他，不得其法，只是唇齿碰来碰去的，都不知道要伸舌头，又去摸殷郊胯下的性器，尽可能想要那里得到些慰藉，然而被殷寿翻来覆去地榨了几回，阴囊中空空的，殷郊反而被弄得皱起眉头来，很不舒服。

“别动。”殷郊精神已经很不好了，然而被这么闹了一阵，意识总算清醒了点，明白眼下这场面不做完两个人都不会好受。他坐在姬发的阴茎上，把被吸得头皮发麻的少年玩伴往下一按，按到床上，先不急着动腰摆臀，越过他去拿床边的酒——殷寿喝了一半的，他含了剩下半爵在口内，俯下身去吻姬发。

一口酒在唇舌间渡来渡去，嘴唇下巴都给口水浸得湿淋淋的，流到少年人一起一伏的喉结上。视线给烧得模糊起来，姬发双手搂着那腰，在他骑下来时往上挺，还是很不可思议，他摸着他们交合的穴口，一进一出的，是真的在殷郊体内。

被这样颠簸着当马儿似的骑乘，他总算把那个小小的穴口射满，感觉那里的精液多到含都

含不住，又倒流出来至他的柱身上，忍不住又往上用力挺了几下，才松了口气，还想亲眼看一看那样的淫靡样子。

殷郊累透了，一头栽倒在他肩上。脑子终于清醒了些，姬发接住了他，抱在怀里，那些均匀平稳的呼吸落在脖子上，痒痒的，他悄悄把那只手往下伸，还是摸到了那个湿漉漉的穴口，触了一下，又急急忙忙抽回手来，把人抱得再紧些，不敢再动了。

温泉里的激烈交合喘息声也渐渐平息下来。做了，但依然没有满足。那股被殷郊撩起来的欲火无法平息，那如影随形的威胁感依然还在，殷寿那股暴躁不安的情绪丝毫没有得到平复，他掐着姬发的脖子，多少是出于迁怒的了，他道：“我现在倒不知道该不该杀你了。”

根本没在怕的，姬发望着他，眼睛里闪着妖异的光：“留着我。我让大王和我一起，共享长生。”

似乎要辨别她的话是真是假，殷寿松了手盯着她，要把这狐妖的心底都看穿。然后他笑了笑：“长生？”

“长生，然后，就能永世为王。”

“永世为王？”是个不错的提议，他沉吟片刻来掩饰自己过分的心动，然而内心的想法还是脱口而出，“那样……就不需要太子了吧？”

他想着殷郊年轻结实的肉体，少年人一日比一日长成，英俊的脸庞越发相似，他艳羡那身体，厌恶那脸庞，那总有一日要取代他的。怎么可能呢，他要做天上的日月，他圣明烛照，没有人可以取代他，谁想，谁就去死。

姬发没想到的是之后殷郊在躲着他。那让他很难受，殷郊打他一顿，或者要求跟他打一架，用这些他们在军营里更常见的方式解决问题是最轻松的，他忍受不了殷郊不理他。

总算他知道能去哪里找到殷郊，殷郊避不开的。他在高台的瞭望塔上堵住了殷郊，高空中，他挡着唯一的出入口，殷郊总不能为了躲他从塔上跳下去。

躲不下去了，但也完全不想失去姬发这个朋友，殷郊咬了咬牙，依旧觉得这场面尴尬得无法面对：“没关系，你不用在意……”

姬发盯着他看，一点不给人含混过去的机会：“如果我在意呢？”那些话太伤人了，殷郊根本没拿他当回事。但有什么办法呢，他还是喜欢他。他喜欢殷郊，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时候，也许很早就爱他，但是很晚才发现。

一时无法对答，殷郊偏过头去，但感觉姬发依然双目灼灼地盯着他，侧颈都被他盯得红了，发烫发热，可姬发还是不肯挪开视线，不肯说一些让双方都能从这尴尬局面里解脱出来的场面话。

一声大象嘶鸣打断了这一切，他们不得不同时往外看去，看到了姜子牙和杨戩。殷郊脸上出现了许久未见的惊喜表情，大声道：“你说得对，神仙来救父王了！”

他匆匆撞过姬发的肩下楼去迎接这三位神仙，姬发无声地苦笑一下，毫不犹豫地追随他一并下去。

Chapter 4

醒来时头上还是疼的，殷郊伤得不清，晕乎乎地躺了片刻，呼吸起来肺也疼的。疲惫不堪，想闭上眼再睡一会儿，刚合上就忽的意识到落在面前的那片阴影是谁，一个激灵，他从床上坐了起来，动作太莽撞摔到了地上，膝盖驯服地弯成了跪姿，他喊道：“父王！”

被拽着领子往上提了一提，殷郊四肢酸软地直起身，往后靠，靠到了床边，再想要爬起来，笔挺地起身答话，倒是失了力气，一时爬不起来。

倒是不很在意这副不得体的样子，意识还不是很清楚，但就是自顾自地高兴起来了，他仰着脸问：“父王是来看我的？”

父王看了他一眼，不是正式地看，似乎有些轻蔑和嫌弃，还是搂着腰把人捞起，摆回床上去。殷郊靠着墙，被子给掀到一边，少有地披散着长发，只穿着单衣，敞开上了药的胸口，腿也受了伤，光着，因为太长几乎无处开摆，都露在外面。殷寿盯着看了一眼，到底面色和善了一点，坐在他身边，伸手摸那单衣下露出的大腿，瞧着那里的一处血痕，没说话，照着就按下去。

意料中听见倒吸冷气的声音才满意地收了力，殷寿道：“说实话。”

说了实话，但略去了很多细节，他谨慎地说事跟丢了。显然这并不能让殷寿满意，殷寿道：“姬发呢？你亲眼看见姬发也跟丢了？”

殷郊紧紧闭住了嘴，没有把前后缘由说出来。姬发没有带回封神榜，势必会惹来父亲的不满，如果再让父亲知道是他主动扔掉的，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本能地，习惯地，像这些年做过无数次的那样，他把姬发挡在身后，他道：“是儿子没用，没追到，不干姬发的事情。”

而且，他内心隐约地意识到，父亲或许并没有把他看得多么重要。即便说出来姬发是为了救他才放弃了任务也是无济于事，父亲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爱他。

也许他一直都清楚这一点，但逃避着不去想它，太痛苦了，他没有勇气揭开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就骗骗他吧，如果能一直骗下去那谎言也是真实的了，骗骗他吧，他可能也活不了太久了。

殷寿脸上看不出表情，沉吟片刻，嘴角带了一丝冷漠残忍的笑：“你还稚嫩。谁知道他是真追丢了，还是故意放跑的？”

那话到底没有说得更明白。毕竟当时只有姬发和殷郊，他们要背着他有了私心也是没人知道的，昆仑山的神仙也许许诺了些什么，甚至他们私下完成了封神榜的某些交易——殷郊说不定以为自己是下一个天下共主，于是收起了它。

始终无法忘记那句“你将死于血亲之手”，他盯着眼前这个最亲密，最具威胁性的“血亲”。没说出来的话是“谁知道你是真心去追，还是装样子骗我，好取而代之呢？”

被这样质疑还是很难受的，父王明知道他和姬发一起出去，却不相信他的证词。殷郊头昏脑涨，此刻全凭本能坚持着：“不会的，姬发绝不会做那样的事。”

殷寿冷笑一声，脸色阴晴不定，按在殷郊大腿上的那只手骤然抓紧：“怎么不会做那样的事？他父亲西伯侯妖言惑众，聚众谋反，他也未必没有此心，里应外合——”

是痛的，肯定再次出血了，但身体已经从这痛觉里自说自话地汲取快感。殷郊咬着牙跟身体的原始反应对抗，跟父亲对峙着，保护他的朋友：“他父亲是他父亲，他绝没有反心！”

“我倒不知道，”父亲的话步步紧逼，“你和姬发竟然好成这样，为了他要忤逆父王？”

他们关系太好了，如果殷郊想做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说不定姬发会帮他。或者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姬发想为了他父亲谋反，殷郊也会帮忙。他们从以前就是这样，互相维护，无条件地信任彼此，不假思索地把背后交给对方。他们有这样的情谊，而殷寿没有，他根本无法相信任何人。

殷郊极力为自己争辩：“不是！”

“儿子长大了，跟父王离心了，喜欢上外人了是不是？”

“不是！”

殷郊被逼得根本无法招架，父王轻轻一压就能把他这个人击垮，但姬发不一样，不能牵连到他的，要维护那颗心丝毫没有动摇。

殷寿冷笑一声，故意去刺激他：“他没拿回封神榜，我这就去赐死他也可以的。”

殷郊烧得浑身都疼着，神仙点到为止的几下法术足够他年轻健康的身体病上两天。他还是艰难地爬起来，再一次任由自己摔到地上去，跪着，无比驯服地又格外狼狈地抓住父王的袍子：“不可能，姬发是最忠心的卫士！我能给他作保……”

那种不快的感觉越发浓烈，殷寿踩着他的肩把他踹开，带着连自己都有些困惑不解的火气：“你拿什么作保？”

给他踢开了去，但又立刻爬回父亲脚边，他重新趴伏下去，低到只能面对父亲的鞋面：“儿子用命作保！姬发绝无叛逆之心，他全力追捕神仙，为父亲求封神榜，是我亲眼所见……”

但不知怎的，父王好像更生气了，是他看不懂的暴躁，那只脚抬起又要踹他，殷郊不躲，直起上半身，仰着头看上去，被怎么对待都可以，他不躲。

清楚他病成这样，经不起父王盛怒之下再踹一脚，但满腔怒意总是这个不肖子惹起来的，父王仍然忍不住用言语狠狠刺伤他，冷笑道：“被人家上了一次，爽得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吗？现在心就往外飘了？”

殷郊搞不明白，他在父亲面前维护姬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父亲怎么会这么在乎。

“别忘了，你的命本来就是我的，”殷寿捏着他的下巴，嘲讽着笑来掩饰内心突如其来的不安，“你全身上下根本没有什么是你自己的，拿什么来替人担保？”

是真的无路可走了。他脸色惨白，清楚地意识到父亲说的是实话，但依然让人很痛苦，他的爱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在父亲面前他没有任何筹码，他护不住任何人。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试一试，他小心地贴近父亲，取悦他，知道那些会让父亲舒心的部位：“那，父王教我怎么做。”

似乎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姿态，在父王他什么都没有，一切都靠那点善心施舍，他得去努力地求。一直装着无视这一点的，但现在父亲抓着他的头发，逼着他看清这件事。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连骗骗他都不肯。

心里很难受，伤也还是疼的，但被这样暴戾地使用着还是起了反应，身体完全习惯了，他被训得乖巧又听话。他一直像条小狗儿似的在父亲脚下绕圈子摇尾巴，被踢开还是会跑回来，看不懂脸色一样地不知道为什么会痛，以为再热情一点儿，再真心一点儿就会被温柔地摸摸头。

但其实真的很痛。

再次睁眼，父亲已经走了，连只蜡烛都没留下，屋子里黑得很。摸到了脖子上的锁链，看看床下近在咫尺的钥匙，明白是父亲的小把戏，给他钥匙，但他一次也没有自己打开过锁。只要乖顺地被拴在床脚等父亲回来就行了，钥匙不过是个诱惑，看着的，乖小狗不会做违背主人的事情。

有时候父王甚至会把他丢下一整天，全然忘记了这件事，他也不能动，哪怕会因为失禁挨鞭子，也只能咬着衣领颤颤巍巍地挨，不能喊疼，也不能哭出声。胸口，小腹，大腿根，抽得红肿一片，却因为这疼痛真像管不住尿的小狗儿似的，射得到处都是。

从没自己打开过锁，从没想过可能是什么后果，比挨鞭子严重多了吧，父王也许会不要他了，谁都不会要不听话的狗。

可是他想起姬发，担心得不得了，怕他出事，不能在这里等。没事的，他安慰自己，父亲只是跟他玩儿，不会真的生他气。大不了再被关起来抽几鞭子，他想得身体有些发热，又赶紧摇头摆脱这念头，只想着姬发。

给自己开锁的手颤抖着，但片刻之后就打开了，完全没给他反悔的时间。身体到处都是疼的，又不能给任何人看见这模样，他匆匆裹了件宽大外袍，把带子系紧，就去找姬发。

完全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都发生了什么事，只来得及问到了姬发和他父亲姬昌一起关进了地牢，和那些虎豹猛兽关在一处，他便急匆匆地赶去。守卫拦了一拦，他在火光下现出脸来，便也畅通无阻了。

确信父亲已经答应自己了，他让人开了门，急匆匆地去喊姬发：“跟我出来，父王赦免你了。”

姬发脩地起身，发生了太多事情，他几乎都忘了要担心殷郊的处境，但旋即犹豫起来，摇了摇头：“我父亲……我要在这里陪他。”

殷郊沉默片刻，心里就对这个神棍没什么好感，对那些惹出祸事的占卜心生厌恶，但为了姬发还是没把话说出来，一弯腰钻进笼子里：“那好，我也在这里陪着你。”

姬发按住他：“那怎么行，你不能来受这个罪。”

“太子是个好人，”姬昌盯着他打量了几下，又看看姬发，居然还有闲情逸致笑一笑，“若有不顺心的事，欢迎来西岐散心。”

不知怎的，他这么一笑，姬发面红耳赤，殷郊全然不明就里：“我去西岐做什么？父王现下需要我，我哪里都不去。”

姬昌只是这么慈祥地端详着他，过了一会儿，才道：“姬发，你随太子去吧，我没事。”

Chapter 5

下过一次雨，外面的路很滑，殷郊拉着他的手往外走，从黑暗走到光亮里去，姬发不由得眯起了眼。

仍然挂念着地牢里的父亲，但身陷囹圄很可能会让两个人都死在那里，想要救父亲自己就得先摆脱困境。但摆脱困境是靠殷郊的求情，已经猜到殷郊是怎么去“求”的大王了，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已经走出地牢了，出了小小的偏殿，光影半明半暗的，松了口气，姬发停下来替他把松散了的外袍裹起来。

还是碰到了伤口，殷郊皱了皱眉，但没有喊疼，过了片刻才道：“你……准备怎么办？要不跟我去母后那里商量一下？”一时也没有主意，脑子还昏沉沉的，想去母亲那里寻求些帮助。

“你现在不能去见王后，或者姜文焕，现在你不能卷进来，”姬发按住他的双肩，态度是从未有过的坚决，“现在你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我们都会拼尽一切保护你的。”

“父亲才是最重要的，”殷郊失控地去甩开他的手，大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相信你父亲那些鬼话？”

他立刻闭上了嘴，意识到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把那句“难道你也要反不成”压了回去。他到底流着父亲的血，到底不能是完全不像的。

他性格从来都很冲动，年少气盛的人往往做事不计后果，但还是很在意姬发的感受，立即意识到自己不该冲他发脾气。他们现在情绪都不太正常，真闹起来一定会让彼此伤心的，很珍惜这段关系，他不想这样。

而且他知道姬发是关心他的。姬发扔掉封神榜是为了他，明明跟他发过火的，可姬发说更担心他的命，封神榜还可以找回来，他的命没了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这份关心让他暴躁不安，因为姬发被按到身下时还那么专注地看着他，说：“别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

他就强烈地不忍心，没法责备这样的姬发。攥紧的拳头又松开，跟姬发不能发第二次火了，他尽力缓和了语气，把话题岔开去，不与他争执，说话软了很多：“我睡了好久。好像发生了很多大事，我都不知道，你告诉我。”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姬发小心翼翼地摸他的脸，避开额头上的伤口，注视着殷郊，忽然觉得他有点可怜。他们年纪相仿，殷郊只比他小几个月，但这几个月的差距始终令他自发自觉地想要担一点儿“哥哥”的责任，纵使忍不住要去照顾他，保护他。

但现在已经不可能是什么“哥哥”了，很清楚自己对殷郊的感情，得不到回应，看不到希望，掺杂了太多复杂的纠葛，但没办法，还是爱他，这件事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谁也没办法。

“我不信别人的话，”殷郊答得很快，不假思索的坚定，“只相信你。”

姬发身体里涌起一阵冲动，什么都没想，电光火石间就要去做的事情，头挨过去，立刻就亲了他。

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难，他按着殷郊的后脑勺从容地把这个吻延续下去。瞥到角楼上那个身影了，殷寿在看着他们。

那就让他看见。他想要殷郊，但也不仅仅是想要殷郊，殷寿在内心的光环正在一点点消退，曾经无限憧憬的，很类似于完美父亲的角色在出现裂痕，而与此同时一种又恨又怕的

复杂感情悄无声息地萌生发芽，压不下去的。

想要抢走这世上最爱他的人，藏起来，让无所不能的天下共主也毫无办法，那时他才会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但永远都得不回来。

到此时他才意识到父亲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邀请殷郊去西岐，父亲的算筹总是准的，只有他能保护殷郊，也只有他会这样爱他。

亲完了就把那颗脑袋按在自己怀里，不让他回头，不让他看见，姬发哄着他：“那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去你那里？”

殷郊还是摇头，不愿意回自己宫里。凌乱的床铺那样明显地透漏着曾经发生的情事，即便在姬发面前本就无法隐瞒，他也不想让他再看见一次。

大致能猜到，姬发觉得自己多少显得比殷郊成熟一些，他道：“那去我那儿。”他伸手扶着殷郊，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已经脏了的衣衫，只得再度把他的外袍又拉紧了些。

就和一直以来习惯的那样，他们在一张床上，侧躺着，面对面地说话，贴得那么近，谁也没觉得不对劲，谁也没觉得不应当。

姬发说了很多的话，但对大殿上的场面说得很快，细节全都略了过去，殷郊难得没有发问，没有打断他，显然也不忍心听这些细节。而且，内心十分的迷惘，叛国者当然该死，他父王不应该有错的，父亲是最英明的君王。

但逼子弑父依然令他心生恐惧。在战场上杀过人，也见父亲杀过人，可不是那样的，姬发握着他的手，觉得是冷冰冰的。他悄声道：“所以，你最近别去找他。”

“你也觉得他猜忌我？”殷郊笑了一笑，眼睛里却没有笑意，喃喃道，“要是那样，他来杀了我也好。”

“我没那个意思，只是，”姬发小心翼翼地摸他脸颊，给殷郊看他的双眼，“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找我。我不会说出去的。”

殷郊望着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往好朋友怀里拱了拱，就那么难得安静地贴着，不说话。

姬发只想这么抱着他，但天边已经在亮了，情人相拥的夜总是特别的短。

“我不想出去。”姬发现在思绪乱得很，发生了太多事，好像只有贴紧了殷郊才能暂时逃离，“想跟你在一起。”

“你得出去，不然崇应彪会找你麻烦，你现在不能出事——”殷郊顿了一顿，才想起来，提醒他道，“你要是也出事，你父亲就没指望了。”

他终于也从姬发那里沾染了一点儿冷静，不过也就这么一点儿，马上就开始异想天开：“要不，你就拿着我的鬼侯剑，带着他老人家杀出朝歌，回西岐去。”

“那不行，”姬发已经爬起身了，但又低下头来贴贴他的额，“我得带着你一起回去。”

殷郊就在姬发床上这么躺了一天，头晕得很，又疼，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等到被叫醒时天又黑了，父王宣他。

在温热的汤池里，父王专享的，当然有时候会带苏妲己来。雾气缭绕，水也是乳白色，据说对疗养伤口颇有好处，但那跟现在赤身裸体跪在岸沿上的殷郊没什么关系。

殷寿叫他拿鞭子来。殷郊爬过来，叼着鞭子，真跟小狗儿一样跪在池子边上，等父亲来打。父亲却不理他，看也不看，把他在那里晾着，跪得腿都麻了，嘴里始终含着粗大的鞭子，下巴都酸了，口水控制不住地往下流，真的很像只小馋狗儿，馋男人的大鸡巴。

牙齿都在发抖，咬不动了，沾满口水的鞭柄吧嗒掉到地上。小狗儿张皇失措，做错了事的样子，又看向父亲。

本来就错了，父亲直接抽他几鞭子也许事情就没那么大。现在面沉似水，看不出任何要发怒的样子才让他害怕，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直到此刻殷寿才漫不经心地瞟他一眼。被冷落太久的身体只要被那目光一扫，就到处都犯贱发热，惹起火来，想要父亲给的一切，疼痛或者欢愉，什么都可以。

还那不冷不热的态度：“自己抽鞭子。”

身体僵了一僵，知道自己抽鞭子是什么级别的惩罚，那绝不会给他手下留情可能性，父亲看得出来。父亲亲自动手的话反而不会太重，要他自己来才很可怕，手劲儿上轻一点都会招惹来更可怕的后果。

但没法管那些了。他把湿漉漉的鞭子捡起来，甚至有点滑手。讨好地打开一双长腿，露出已经泥泞不堪的下半身，他咬着牙一鞭子抽在最细嫩的大腿根上。

立刻就起了血痕，痛得几乎要扔了鞭子并着腿没出息地哭，但是忍住了。不确定自己的身体能坚持多久，得快点把这件事熬过去，他又抽下去一鞭子。

甚至抽到了囊带上，敏感的地方被这样使力伤害，冷汗落了一身，嘴唇都要咬破了，没有丝毫的快感，他望着父亲。也在小小地对峙着，再抽就真的抽到阴茎上了，这样的力道一鞭子就能让他别想再硬。

真抽废了鸡吧就不好玩了，父亲肯定看得出来，他多少应该不忍心的。从没指望靠它传宗接代，他近乎自毁的态度也不过是希望父亲有那么一点不忍心，然后就会原谅他。

鞭梢在父亲手上缠了一圈，到底没有真的落下去。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被一拉一扯，他整个人兜头摔进水里去。结实的屁股被拧着掰开，父亲在他呛了一口水的同时就捅了进去。

耳朵传来被咬出血的痛楚，那满怀的愤恨不见血就无法发泄：“就那么着急见他吗，一晚上也等不了？”

抽到穴口的阴茎更凶狠地撞进来，整个人被掐着脖子往池壁上按，后脑勺撞出了很响的一声，但也没换来父亲的关心。

就知道私自开锁惹父亲生气了，可那是为了姬发呀，没办法的。脑子都乱了，来不及去想父王话里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涨红了脸，一直摇着头，殷郊还在努力解释：“可是地牢那里，我不放心让他待在那里——”

埋在体内的阴茎忽的抽了出去，他按着殷郊的头猛地就按到水里去，抵着他的胯，尚未发泄的性器像一柄杀人的长枪，就那么残忍地插到喉咙深处，好像要直接捅穿肺部，让他死在这里。

也许会淹死在这里，也许会被先被父亲的性器插到窒息。意识到按在脑后的那只是父亲的了，本能的反应停下，他不挣扎了。

然而这时姜王后不顾阻拦闯了进去，她有话要说，有事要谏，甚至准备见到那个惹事的苏妲己，还要找她算账。

殷郊躲在水下，光裸着身体，甚至还含着父亲硕大坚挺的阴茎，说什么也不可能在此时去面对母后，但这口气又不可能一直憋得下去。快要窒息了，他本能地在父亲的腰侧抓挠了两下，无力地向父亲求助。

殷寿估算着他能承受的极限，预料到人马上就撑不住了，才把水下即将溺死的孩子捞起来。背对着，头发湿透了，散了一肩一背，被粗暴地一拨就掩到身后去。殷郊扒着岸边，把一旁的爵都打翻在水里，剧烈地喘着气，脑子一片混沌，却还知道身后是母亲的目光，压抑着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显然是震惊的，那语气听起来都有些异样，姜王后明显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那位……好像不是大王新得的美人儿。”虽然只是一个被掩住了的背影，是男是女还是能一眼分辨的，她没想到国君竟然还有这等偏好。太离奇了，一时之间她甚至想不起来找苏妲己的麻烦，也全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我的美人儿又不止一位，”很是轻慢的语气，殷郊从没听过父亲用这种语气跟母亲说话，傲慢又冷漠，“你忘了我还有那么多好儿子呢，出挑美人儿多的是。”

都拔去了东伯侯这个最强大的外戚，他有对妻子说话残忍的资格。然而殷郊只能听着，水下攥紧的拳头又被父亲轻而易举地掰开了，那点愤怒和决心一碰就散，他根本没有立场和资格为母亲出头——他现在这样算个什么东西呢？

根本没在意王后是怎么想的，殷寿背过身去，相当轻佻地把手搂在那个年轻男人肩上，侧过脸亲密地同他调情：“打翻了我的酒，你准备怎么赔？”

温泉温暖如春，殷郊脸色发白，死死咬着牙不敢答话，看起来没那么健康，倒可爱了一点儿，能激出一点儿温情来。害怕得冷汗从太阳穴流到鬓边，身体蜷着，僵着，因为这骤然的一句话才猛地抖了一抖。

Chapter 6

搭在殷郊肩上的那只手全然罔顾他的意愿，从肩摸到背，伸到水下去，满意地感受他每一寸肌肤的战栗和哀求。他喜欢把猎物逼到濒死的状态，喜欢全盘掌握着对方生死的快感，恐惧和臣服是上佳的调味，连一味下流的肉欲都显得鲜活灵动起来了。他血肉模糊地剥开年轻美好的身体，吃掉本就属于他的那颗心。

被突然从背后捅进来时嘴唇都咬破了，又咬在自己胳膊上，忍着，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欢愉的或者痛苦的，太熟悉了，母后一定能听出来。他发着抖，感觉着父亲的胸贴上来，习惯性地又感到一些慰藉，那替他挡住了母亲的部分视线。

但身体里横行无忌的那根性器同样是父亲的。不顾他的廉耻和痛苦，不在乎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父亲想要了就可以随时上他，有的是办法让他屈服，没有拒绝，一次也没有，甚至到了这个地步，父亲在母亲面前宠幸他。

宠幸，不是一个给儿子的词，他跟那些抢来的战俘女人都没什么区别，被如何粗暴对待都得跪下来感谢天恩，好像那是她们的幸运。他就是那么给父王挑中了的……他就是那么给君王挑中了来宠幸的。

甚至不被当是个人对待，只是个物件，赤身裸体地被操弄着，没有羞耻心，没有自尊，不介意给任何人看见。

呛了水的肺部是疼的，被捅狠了的喉咙是疼的，头上的伤是疼的，身体发着热，给插进来时出了血，明明很难受，明明很痛苦，可是太习惯了，被父亲这样抱着，被他给予痛楚也给予庇佑，身体还是恬不知耻地起着反应——他在母亲面前下贱无耻地发浪。

已经听不清了，所有的声音在耳朵里都似乎蒙了一层雾气，他在逃避，他试图假装她不在这里。但母亲的声音还是打破了他自欺欺人的幻象，姜后站起身，离去前留下这么一句评价：“……真令人作呕。”

殷寿压根没理会。他用力顶了几下，发泄到儿子身体里去，把始终没再出过声的殷郊翻过来，皱着眉从他嘴里把被咬出血的胳膊拉扯下来。看起来样子不太好，身体发烫，脸还是白的，吓得快透不上气了。

算了，今天就不跟他计较了。难得想发一次善心的殷寿伸手去揩他唇边的血，害怕成这样挺没出息的，只是这么一想，一滴滚热的水落到他手背上。

殷郊在哭。

滑稽得要命。他嫌恶眼泪，尤其是男人掉眼泪，看着真是丑态百出，有什么可委屈的。他照着孩子的脸扇了一耳光，没收力，立刻就肿了起来。

“摆这副样子给谁看呢？”捏着他的下巴把脸抬起来，越看越心烦，也没了兴致，殷寿厌弃地又把他的脸丢到一边，冷漠地道，“在父亲身上扭成那个样子，难道还要给你母后鸣不平吗？”

殷郊一直地摇头，情绪全是乱的，他控制不了，很努力地想要止住哭，他根本没立场哭，但止不住，还得被迫听那些羞辱的话：“都被禽得能喷水了，拿鞭子抽一抽就能高潮，那时节怎么不想想你母亲呢？”

没法再听下去。他以为父亲喜欢那些姿态，以为那些是独属于情人间的秘密，没想过它们可以随时拿出来羞辱他，它们都是真的，他无从辩驳。

无法否定它们，也没有地方可逃，他在岸沿上摸到了父亲随身的匕首，便给那些话刺激着，抓起来立即刺向自己的咽喉，甚至都没给父亲留个多疑的时间。

不计后果，只是冲动地要从这个场面里逃离出去，被父亲这样羞辱着，他找不到出口，只有死。

手腕被抓住了，但那股倔强一发作就难以收场，他硬是顶着父亲的力气又往下刺了一寸，在表皮扎出一层血来，就立即不能再动了。

一样的地方杠上开花又挨了一巴掌：“别在我面前寻死觅活的，真以为你能威胁我？”

殷郊不说话了，头偏到一边去，但这么一折腾，那哭哭啼啼的难看样子居然止住了。他一言不发爬上去，给自己系衣服的时候手抖个不停，咬着牙，胡乱只在腰间打了个结，还是抖得厉害，不去捡外袍了，知道父亲不想看见他，于是自顾自闷着头往外“滚”。

殷寿没让他“滚”，但也没说话要他留下。靠在岸边，他摊开刚才抢下匕首的手掌，匕首锋利，还是割了一道血痕出来，倒比小兔崽子还深一点儿。

一颗头突然探出来，姐已伸脖子就要舔，她对殷寿的血总有种异常的饥渴。殷寿攥住拳，躲开她的舌头，不耐烦地道：“这个就算了。”

脚步已经很虚浮了，他浑身湿透，头发也湿漉漉地披散着，干衣服都沾染成湿衣服，深夜里俏冷冷地冷着，出了门全身发软，跌到姬发怀里。

没资格进去，但无论如何放心不下，姬发一直在这里等他。不管经历了什么，他希望殷郊第一个能看到自己。

立刻就被抱住了。温暖，干燥，可靠的怀抱，他以为自己能忍住的，父亲说他这样子令人作呕，不想被姬发讨厌。但是被这么温柔地关怀着，他根本就忍不住，觉得好像是在姬发面前丢脸的。

就那么撞到姬发怀里，不抬头，也不出声音，他紧紧搂着姬发的腰，眼泪丑态百出地蹭在他衣襟领口。姬发带了一件干净轻软的白袍子，自己的，此时在殷郊背后抖开，裹在他身上。

“没事了，”什么也没问，他亲了亲怀里人的太阳穴，安抚着那里面一直跳动的青筋，“我带你走。”

那之后的几天他一直在照顾殷郊。身体很好的关系，殷郊从来是不太生病的，但这次难受得很，一直烧，身上也有很多的伤，不能给任何人看见，他只让姬发看见。

一直占着姬发那张床，总感觉不太好，但是也不想离去，姬发的屋子好像什么特殊的避难所，难得的平和难得的包容，他不用很努力就能被好好对待。他侧躺着，让出半张床，让姬发上来，面对面躺着，静悄悄的，彼此都有很多烦恼，但这样对视着好像终于能冷静一点儿了。

“总是不去值守没关系吗？”殷郊问他，“没人找你麻烦？”

姬发摇摇头，知道殷郊关心什么，慢慢地说：“王后目前还好，就是，被禁足了。”

殷郊苦笑了一下，觉得这样已经比预想的好很多了：“母后比我还冲动……这样也好。封神榜有下落吗？”

还是问了。始终对那座高台的工程忧心忡忡，想要烧掉它，或者把自己和它一起烧掉。

姬发没有回答，本身也是回答了。殷郊觉得有点难受，还是说了：“要是那天你没有扔掉它——”

那也许事情已经解决了，也许不至于会走到这一步，他自欺欺人地骗自己。但不要姬发为此自责了，他又补充道：“都是因为我。是我不好。”

姬发还是那么深地望着他，带着很多难以言说的柔情，也根本不打算掩饰，就那么亮地摆出来给他看。

“你没有不好，”他说，“你很好。”

倒是没人这么说过，他在父亲面前总是“不够好”的，从没让他满意过。

姬发叹了口气，想法从没有像此刻那么清晰，他去摸殷郊的脸，很耐心地解释自己的心意：“我要跟你把话说清楚。为了救你丢掉封神榜，或者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你说那能救你父王，可那时我只想着你。”

“因为对我来说你很重要，比他更重要。他是大王，是天下共主，是我最崇敬的人，我应该效忠，应该维护他，那比我的命重要。但是你不一样，你比这份忠心还重要，我根本没法不喜欢你。”

Chapter 7

从来也没人说过这样的话，说他很好，说喜欢他，说他比命还重要。不很真实，先感到的是困惑，被否定了太多次，他想要一点垂怜都得跪着趴着放掉自尊去求。不是平常的冲动莽撞了，不安地望过去，好像没听明白，要跟他再确认一遍。

被姬发贴过来时有点慌，但还是顺从地闭了眼，让对方亲他的眼皮。一直在颤的睫毛挠着姬发的嘴唇，痒痒的，撩得心怦怦地动，不想克制了，他立刻又去亲了嘴唇。

“愣什么呢，”对那没回应的双唇略有微词，但年轻人还是很容易就满足了，说话都带着笑，“没有别人，喜欢的真是你。”

还是有那么一阵没有说话，对所谓的“喜欢”没有概念，他也觉得父亲有时候是喜欢他的，会摸摸他的头，语气轻柔地跟他说几句话，然后拿鞭子来抽他，他被迫喜欢这种疼痛。父亲应该还是有点儿喜欢他的吧？可能包括拿鞭子抽他的时候，也包括骂他是个荡/妇的时候。

那眼睛还带着笑看他，好像在期待什么，可是心里太乱了，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回应对方的表白。

结果问了个有点儿傻的问题：“那你会拿鞭子抽我吗？”

问得姬发都怔了一下，有点想笑，但笑不出来，替殷郊难受，想一想都觉得他可怜。

自己也觉得这问题很不对劲，但又毫无芥蒂地就接受了跟姬发同床共枕的现状，那份信任和依赖一直都在，他埋在姬发肩头，瓮声瓮气地道：“我在想了。”

依然没法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他已经开始在想了。父亲那陷入那份蛮不讲理的狂热和迷恋中的小情人似乎跟此刻在姬发怀里的他是割裂开的，只要姬发用温柔的双臂抱他，他就能重新捡起那一度被摒弃的思考。

姬发把他抱过来，揉揉怀里的头发，说出来的话显得很有耐心：“没关系，慢慢想，我等。”

姬发知道殷郊对父亲的那份爱毫无疑问是病态的，不合常理的，充满痛苦的，但自己的这份爱也不见得就是什么人畜无害的小白兔，想要殷郊的那颗心并不比殷寿良善多少。不要建功立业了，在这朝歌也做不成双手沾血的大英雄，他想回西岐，但是要带着殷郊一起走，甚至不需要殷郊真的做决定。

无论如何也不要把他留给殷寿。他生出了一颗私心，他想要从永远不败的天神手里夺走他的至宝。

他便硬是僵持着没有去见殷寿。现在无论他做什么都好像是众矢之的，做什么都像是有二心，他着力使得自己不要想着父亲，想起父亲也就想起他在母亲面前的那些丑态，实在无法面对，直面它不如去死。

这确实是难得让殷寿有点想不通的。不值得的事情，殷郊那些毫无必要的羞耻心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在父亲面前他根本不需要羞耻，只要着力来讨好父亲就够了。

不需要感到羞耻，甚至不需要思考，他就是父亲拴在床边的一条小狗儿，无论被踢开多少次都会摇着尾巴跟上来，他习惯了这样的殷郊，任何改变都会让他感到威胁，任何改变都

象征着殷郊可能不会再臣服。

不听话的狗就只有杀掉了。他的心思在杀与不杀之间流转，甚至没抬头看姬发一眼，手掌上的血痕已经淡了，他望着皱眉，倒是有点想要它留下。

没想过父亲能直接来找他，完全可以受宠若惊地跪下去，但殷郊脸朝内侧躺着，胆大妄为地没有动。他听着那脚步声过来，意识到自己额头上出的是冷汗，被靠近身体就自说自话地起反应，他要对抗这具被摆弄透了的身体都耗尽了力气。

听见殷寿的声音，还是那样威严又冷漠：“姬发出去。”

他突然讨厌他用这种腔调下命令，哪怕父亲是王，他理所应当决定所有人的命运，他让谁滚出去都行，可现在殷郊就是不满他对姬发的态度了。

“这是姬发的屋子，他用不着出去。”殷郊坐起身来，大声反驳道。被父亲那样瞪着，心里还是犯怵的，可是咬着牙不肯让，大不了再挨他一巴掌，经历多了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他不愿意姬发受委屈。

他听到一声很轻蔑的笑，旋即那只手捏住下巴，迫使他把头抬起来，让殷寿看他。他因为这种注视的目光发着抖，但不愿意再流露出脆弱的态度了，不愿意去亲吻这只手了，姬发喜欢他，他不想在姬发面前表现得那么难看。

“想清楚再说。”殷寿立时捏住了他的喉咙，孩子的反抗在他面前也就这么一点，全然不值一提，他轻轻一压就垮掉了。

那威胁的意味很重，掐得不算用力，但是一个充满情色的动作，再抗拒下去父亲也许会在姬发面前直接上他。父亲连别人的死都不在意，怎么可能顾及这点自尊呢。

可他的命都不是自己的，所有的也只是这么一点自尊了。

殷郊垂着头，说话可能从没这样低，这样没有底气，他说：“姬发出去吧，没事儿的。”

始终没敢抬头和姬发对视一眼，听见门被关上的声音才松了口气，全部注意都在姬发身上，此刻才感觉到殷寿的触碰。

那只手还在摸他的下巴，很舒服，但也许会突然就抽他一耳光，单手就把他掀翻在地，把人捆成待宰的猪羊，毫不顾那些痛苦再上一回。

“我当时没让你走，你自己抗命走了，”殷寿把那里捏紧了，道，“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反正命是你给的，你大可以拿回去。”说到这里时心里泛起强烈的不舍，他竭力跟这种马上就想要回到父亲怀抱里的本能反应对抗着，眼圈红了，可是想着殷寿讨厌他没出息地掉泪，就立刻偏开头强忍下去，不给他看见。

没人在意家畜的喊叫。父亲摆弄他，嘲笑他，羞辱他，那些是应该的，他的命是父亲的，他要怎样处置都行，再凶残一些都可以——但唯独求他不要随心所欲地流露出这么一星半点的温柔姿态。他清楚，那只手是暖的，但看他的眼神肯定是冷的，像一头白虎看爪下的羊，脖子上开了个洞，血流着，可迟迟不去咬断它。

很强烈的念头，想看 he 哭。

殷寿捏住他的下巴，力气很大，心中那股不豫之气越来越重，急迫地需要在殷郊身上发泄出来，欺凌他，羞辱他，伤害他，把他踢开又看着他像狗一样爬回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压得住那些没来由的火气，他突然就想看他哭，他想了好几天想看 he 哭。

相当无所谓地抽了他一耳光，他就像随手点出一百人性那样毫不在乎：“行了，哭吧。”

“我不要。”出乎意料的答案，殷郊从没拒绝过他的要求，不管是因为爱还是恐惧，或者两者皆有。他曾经那么轻易地在殷寿面前落泪，明明不是什么难事，但现在却不肯再做一次。

殷寿端详着他，孩子竭力忍住眼泪的样子在勾他心底的兽欲。会觉得烦，但也会想看他完全崩溃的样子，他越是这样摆出些微不足道的抗争姿态，他就越想看他被完全毁掉的样子。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就是因为姬发吗？”

明明没有父亲撑腰的话他什么都不是，他唯一的底气都应该是父亲给的——父亲也可以随时收回去。

“那我现在就去把他杀了，”还是满不在乎的口吻，生死人命在他手里似乎也只是调情时的玩笑话，“这样你会哭吗？”

“那我会死。”毫不犹豫的回答，已经带了哭腔，但不是殷寿想要的哭，他又压住那些哭腔，尽量清晰地重复了一遍，“那我会死，你都看过了。”

姬发站在外面，被赶出来时是很狼狈的，殷寿根本没拿他当回事，甚至不像一个有点气候的威胁，他眼里姬发好像是不存在的，抬抬手让他出去，他就得出去。

握在剑柄上的手越来越紧，用力到骨节都是痛的，但还是不够，他几乎想要撞破这扇门，就现在，把殷郊带走。那些冷静克制根本救不了他们，在殷寿面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服从或者挣扎都不值一提——但就在现在，他要见到殷郊，马上，哪怕殷寿的剑立刻就穿透他胸膛。

门在他转身就要闯进去时猛地打开了，姬发伸手抱住扑出来的殷郊，怀里只有他可爱的莽撞的心上人，门内的殷寿，天下共主，决定他们生死的王者，此刻在他眼中也是不存在的了。

他到底是扳回了一局。

Chapter 8

殷寿回来的时候非常生气，就在她眼前随手杀了个人，然后把她丢在一边，兀自坐在虎皮上沉默着，宛如一头正在忍耐饥饿的猛兽。

妲己不明白，不明白他这样生气，为什么还要留着殷郊。她馋着殷寿掌心的伤口，但没被允许触碰，殷寿自顾自地把那道疤割得更开，血流得更多，烦躁又无可奈何地等它结痂成疤，可是不让她碰。

她讨厌这种情况，她唤醒的野兽应该属于她。

姬昌被禁止探视了。他一日不松口，就得在这阴冷潮湿的地牢里苦挨一日，姬发不确定父亲还能挨几天，殷郊对他的担忧心知肚明，带他去。

“反正也就剩这个太子名号能唬人了，”他没遮没拦地跟姬发开着玩笑，“哪天要是没了，你找谁去。”

在姬发开口前先打断他，殷郊笑了笑：“去吧，我给你把风。”笑着，跟他眨了眨右眼。

心里总有一点不好的预感，姬发定了定心神，飞快地去抱了抱殷郊：“等我。”

姬发蹲下来左右看看姬昌的情况，关进来时就挨了拷打，又是在这黑暗潮湿的监牢里，和日夜咆哮的猛兽作伴，关了数日，但这样看起来，姬发却觉得他面色却好了起来，捞起衣袖，伤口也涂了药，缠了绷带，并没再受到更多的后续折磨。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虽然不可能把参与谋逆的重犯给放出去，但一个做太子的，难得摆摆架子，一日三餐，送医送药，总不成问题。殷郊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明明不喜欢姬昌，倒也不记仇。

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把伯邑考在路上的事情告诉父亲。他看着父亲摆弄地上的草根，看不懂，但心里暖融融的，软溶溶的，难得的平静下来，不自觉地蹲下来瞧：“父亲又算出什么了？”

姬昌拨弄着手里的草根，忽的神色凝重起来：“……姬发，快去救太子。”

就是对突然出现的这个身影无法安心，殷郊提着鬼侯剑追她，那团雾气又在眼前现出妲己的人形来，盯着他手里的剑。

还是找回了一些理智，跟这个妖怪打过交道，事实证明吃亏的是他。姬发叮嘱他不要冲动，忍了又忍，他把剑尖朝下：“找我？就不怕我把你杀了？”

“你杀我可以呀，”妲己倒显得比他从容，笑得很有点魅惑意味，“但你父王还是要自焚祭天的。”

殷郊的语气很冷漠：“那不关你的事。”

“我是来帮你的，”她上前的动作被剑格挡了回去，但还是自顾自地笑，“你不是想替他死吗？”

不知道她怎么看出来的。他确实真诚地那么想过，冲动得马上就要死在父亲面前证明给他

看，但现在被点破了心事反而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在父亲的事情上他稍微冷静了一点。

没回答就是默认。“烧了你有用吗？”姐已笑容里多少有点轻蔑的意味，“你又不是商王。”

“你到底想说什么？”虽然还是装作不耐烦的语气，但殷郊已经不得不回过身来听她的话了。

没有别的办法，他的命是殷寿给的，他生来就是父亲的所有物，也不过是看心情把他当炮灰还是禁脔，不把命还回去，他就还是父亲的。

他好像生来就是要为了父亲去死的。他不死的话所有人都不得安宁，很多人会死，姬发会失去父亲。

“我就是狐妖，”她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相当无所谓的样子，“我刚从摘星阁下来。你父王现在被我勾了魂魄，再不去，他就真死了。”

殷郊瞪大了眼，她掌心晃动着一颗裹在白色雾气中的心脏，鲜红的颜色，淌着血，还在搏动有力地跳。

她立刻就化成一只白狐，抓不住，殷郊追着她朝鹿台的方向跑，而那诱惑的声音还在继续，她鬼魅般的身影萦绕在他身边：“他死了，你就是王。在那里起一把火，你来祭天。”

“那他怎么办——”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但事到如今没有别的选择。

“我会带他走，也会将魂魄还给他的。”那声音混在耳边呼啸的风里还是那么悦耳，甚至笑了笑，“毕竟我爱他呀。”

明明他也是成汤子孙，这里就有他该担当的罪孽，是他的话总比是父亲好，他都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王。

“我还是很想要你父王活着的，他活着比你活着好得多。”野兽就该跟野兽混在一起，年轻人这股干净清新的少年气真令她难受。

她唤醒的猛兽，他的血是她的甘霖，只除了掌心的那一滴，她不甘心，殷郊只要活着，殷寿就还不属于她。

姐已当然骗了他。意识到自己坠入网中时已经太迟了。他始终都在父亲的掌心，被看得这样透彻，做出的每个决定都在父亲的意料之中，他逃不脱的。

殷寿知道他爱他，知道自己是他最大的弱点，被爱的那一方永远知道该往哪里下刀，只有他这样的笨蛋会上当。他看着他自投罗网，用这爱让他自投罗网，然后杀了他。

还能保持一双干净的手，不沾半点杀子的污名。现在他是弑父者，人人得而诛之，要杀他也不过这么一刺，父亲要杀他，他是不用再挣扎的了。

可他要挣扎。他不愿就在这里，就这么毫无道理地死在父亲剑下。他见过父亲怎么杀人，知道自己就算温顺如绵羊般死在他手里，父亲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至少不要死在他手里，那是莫大的羞辱，他感到强烈的不值得。意料之外的格挡，殷寿甚至没料到他会抵抗。

他以为自己让他去死的话他就会去的，殷郊一直是个乖孩子。殷寿恨他，又畏惧他，但殷郊是个笨蛋，殷郊只会爱他。

但也许那份爱并不是高于生死的本能，至少笨蛋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想起来。他只顾着往外逃，他在竭力要从这张罗织他的网里逃出去。

他只有一条命，而现在他想要活下去。

姬发及时追上了他。回过身时他都已经准备拼命了，像被逼到了绝境的困兽那般杀人，但看见是姬发就放松了。无需对话。他们默契地把手牵在一起，去找一条生路。

殷郊在童年时就展露出了闯祸惹事的那一面，不知为何伯父的那几个儿子就格外喜欢针对他，于是小事往往会给闹大，他就往比干那里跑，总是姬发给他殿后。

那条暗道很窄，只够一人通行，是建城时用来运输的孔道，后来留作排水之用。每次都会把衣服弄脏，灰头土脸地突然出现在叔祖面前，无奈极了，总得时不时给两个小家伙背着换洗衣服，连存粮都得多备着一桶。

“姬发啊，”比干那时的声音就已经很无奈了，“他闹，你劝着他点儿呀，你怎么还帮他？”

然而压根没用，他看姬发那么盯着殷郊傻乐就知道自己这话没用。根本没在怕的，殷郊下次还敢闹，姬发下次还敢帮。

姬发听见后面的声音，是崇应彪。脑子很快地转了半圈，他立刻伸手：“鬼侯剑给我。”

鬼侯剑是父亲赐的，殷郊总带在身上，虽然更习惯于就近拔出姬发的剑，反而没怎么用。此刻周身上下只有这一把防身利器了，不知道姬发要来是为什么，但是也没有想就给了他，立刻就手无寸铁，赤裸如婴孩。

但姬发是不会错的，姬发会保护他的。

眼前一片黑暗，但他还在往前走，不会停，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真奇怪，他本来是去寻求死的，可就是现在，在肮脏，黑暗，充满淤泥，更贴近死路的这样一条地道里，他手无寸铁，他没有什么可以保护自己的了，心中却涌起生的渴望，想要活着再见到姬发，不要留他一个人在这世上。

忙了一整天没顾上吃饭的比干给自己盛了一碗凉黍，想就着凉水和韭菹稍微垫垫，刚把碗筷放下，身后哐当一声，那在神祇后藏着的小暗门给撞开了，爬出来一个灰头土脸的太子。

甚至没有望一眼，对这样的动静习以为常。比干照样端碗，拿筷子，平静地道：“去洗手，自己拿碗盛饭吧。”

殷郊一下就笑了，从地上爬起来，熟练地去水缸前洗了手，又洗了脸，喘匀了气，拿碗，盛饭。

那之后的第三天姬发才甩掉崇应彪的监视，有机会来看他，带了些换洗衣服来，看殷郊就着水缸笨手笨脚地扎头发，招呼他：“过来，我给你束发。”

跟比干打了招呼，姬发就地坐了，拿了梳子，先从背后把殷郊披散的长发一点点梳拢，同他道：“鬼侯剑——”

“你的伤——”

同时开的口，又同时止住，分不出先后。殷郊要回头看，被姬发轻轻按回去：“头发乱了，别动。”

同时又笑着哄他：“不疼的，我下手有数。只是你的剑没了，给崇应彪拿走了，我抢不过。”

知道崇应彪馋那把剑很久了，它放在那里就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交易动作。当然姜文焕也帮了他们，崇应彪无论如何也得考虑一下他一人对战姬发和姜文焕的场面，他出现在那里而不表态就是一次沉稳安静的救援。

当然他没有把这些告诉殷郊。姜文焕本来就是他的表哥，已经够亲近了，他私心不想他们更亲近。

鬼侯剑的锋利程度他这个主人最明白，殷郊总觉得有点难受，倒不在意它的去向。反正他要用剑的话，总有姬发可以拔出来。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姬发才特别刻苦地去练了射箭，在殷郊专心莽撞的时候替他挡掉来自远处的威胁。

“是我自己傻，我是个笨蛋。”殷郊心里还是难受的，“怪我。”

“不怪你，”姬发还是那么温柔地替他梳头发，说出来的话倒是放肆了很多，“你本来就是笨蛋，这是我应该想到的。”

“姬发！”好可恶，他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温柔可亲的小竹马说话这么噎人。

“别动，头发要拽掉了。”

殷郊果然给制住了，乖乖被他握在手里不敢再动，很冲动，很能闯祸，但也很乖，很听话，很可爱。

如果殷郊是个聪明人的话，懂政治，善隐忍，和每个人都不交心，对一切不平事冷眼旁观明哲保身的话，姬发根本不会这样爱他。他莽撞，冲动，他真诚，热烈，他是这个气数已尽的王朝最后的珍宝。

他好想拥有这件珍宝。

Chapter 9

帮他梳好了头发，规规矩矩地束好了，戴他的太子金冠。姬发把手里的包袱拎过来打开，换洗的贴身衣物，上衣下裳，外袍，披肩，鞋袜，还在往外拿，殷郊按住他的手：“够了够了，你这是怎么塞进去的？这么大个包袱你怎么拿过来的？”

姬发在这种小事儿上怎么也这么细致，什么都想到了。

“今晚没事，大王夜宴，崇应彪得执勤，”姬发认认真真作答，“我偷个空儿。”

“跟那个苏妲己吗？”殷郊冷哼一声，但随即担忧起来，小声问道，“我母后怎么样了？我一定牵连了她。”

他背后的比干欲言又止，姬发搭在殷郊肩上的手又对比干摇了摇，示意他别说，又去理顺殷郊鬓角一点散下来的乱发，拨到脑后去，面不改色地道：“王后毕竟是王后，没事的，你别担心。”

不会让他知道他敬爱的母后已经惨死，而且甚至可以说是被他连累丧命的。他能骗过去的，殷郊是那么相信他。

立刻转开了话题，姬发解下背后的那把剑，层层布包着，打开时现出一把鬼侯剑。

“这个还给你，”姬发说到这里时多少有了那么点得意，很欣赏殷郊此时惊讶的神情，“我抢回来了。”

其实是伯邑考抢回来的。他前日见到了哥哥，伯邑考三两下就用一把弓制住了崇应彪，赤手就把他的剑夺了过来。

“你剑术太差了，”兄长笑得温温柔柔，说话却很有威胁性，“回去练练，下次打赢了我，再还给你。”

转头就把剑给了姬发。“是太子的东西吧，你肯定不希望它落到外人手里的，”伯邑考戳戳弟弟给说中了心事的诧异脸，还是那么温和地开他玩笑，“怎么知道的？你哪次家书回来不提太子的？”

被哥哥这样说着，少有人有点害羞，但心意就在那里不会改变：“是啊，我想带他回家。”

白马。还家。对这些怀着温暖的憧憬，贴着哥哥，他听着那些美好的允诺：“会的。我去把父亲救出来……然后，一起回家。”

没接，殷郊把它推了回去：“送你。”

这倒轮到姬发一怔了，有些意外，搞不懂他又在想什么。于是殷郊耐心同他解释缘由：“你必须留在他身边，还要救你的父亲，孤立无援的，我也没法帮你，至少它拿来防身很好。”

“可这是你父王送你的……”姬发到底把这话说了出来，他拿不准殷郊把剑送给他的心思，怎么解释都说得通，殷郊也许是不想再留着父亲的东西了，又或者仅仅表示对他的感谢，然而不想再猜了，他要殷郊一句真心。

殷郊自顾自把剑系在他腰间，答案就在那里，用不着去想：“但是，我也想保护你。”

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单方面的保护与被保护，他们并肩作战，也毫无保留地把后背交给对方，从一开始这保护就是双向闭环的，任何人都无法插足。

那笑意蔓延攀爬到脸上止都止不住，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姬发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你已经在保护我了。”

但下次再来的时候已经根本笑不出来了。得知自己失去了哥哥的时候反而是殷寿对他笑着，那笑容绝对是真诚的，和冀州城下逼死苏全孝的那滴泪一样真诚。

“你应该感谢我，”他轻声道，“你哥哥不死的话，什么都轮不到你。”推己及人，他甚至是认真这样想的，他从没见过温柔良善的兄长，纵使有，也必须死在他手里。

太痛苦了，甚至记忆已经在这里断掉了。他无法面对当时真的表示了“感谢”的自己，太过了，他能忍，他计算得失，他小心翼翼地维护身边的人，他脑子总是转得比别人要快一些

所以他活该要受这种痛苦，活该要承担得比别人多，明明已经忍不下去了却还是要忍下去。没法任性，没法坦然赴死，也许像鄂顺那样死了反而更好，可他偏偏活了下来。

他还有放不下的事情，他还有要保护的人，不能放开手，不能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在殷寿手上。

只能忍，这种痛苦不知何时会结束。在转身抓住姜子牙的时候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他忍不住去质问这位号称要拯救人间的仙人：“你们到底又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多人死了，你们也只是看着。”

“不不不，”姜子牙被他单手制住，显得很狼狈，还在尽力解释，“这人间的的事情是人自作孽引发天谴——”

“谁作孽，上天就该一道雷劈了他，这个才叫天谴。”

意识到这孩子现在情绪不正常，说不清楚了，姜子牙不跟他讨论这些，直入主题：“太子殷郊呢？他不能留在这里了，我要带他去昆仑——”

他没想到这句话更像个炸雷。很少像殷郊那么冲动，此刻姬发腰间的剑却立即拔了出来：“谁说你可以把他带走的？”

捆了个结结实实丢在地上，殷郊朝他伸出手：“封神榜给我。”

姜子牙显得很痛心疾首：“你怎么还不明白！听我的，大家都能得救。”

很少有的，殷郊颇为冷漠地回怼他：“神仙又算是什么呢？你开口，我就得听吗？”

姬发看向殷郊，以为他会躲开自己的目光，但不偏不倚地撞上了，殷郊坦然地同他解释自己的想法：“就这一件事了，我不要再欠他什么了。”

不再需要什么外因，也用不着旁人来开解，他自己想。虽然莽撞，虽然身体本能往往更强烈，但这是他自己思考过后的结果。不因为父亲的残暴和冷血，也不因为姬发的温柔可靠，只是厘清了自己的想法，是自我意志的决定。

“毕竟他现在还是商王，出什么乱子都牵扯到国家命脉，”姬发理解他的想法，便立即对姜子牙这么说，“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还算是天下共主。你说他不配，你来证明。”

他们就在比干的地盘上简要地商量了一下。就着大月亮，姬发打起精神，走开两步，甩开姜子牙，跟殷郊继续说他们的私话。必须说点什么，他知道自己的情况很糟糕，哥哥的影子总在他眼前晃，但又会突然变成殷寿的笑。

他恨他，又无法克制对他的恐惧。他的剑术都是殷寿教的，殷寿一度曾是每个质子心理上的“父亲”，在质子的心里，这样的“父亲”简直是不可能被打败的。

“我是说真的，”殷郊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还是坚持着，“并不是为了‘他’。王出了问题，天下都要跟着倒霉，你也是，西岐也是。”

这道理姬发当然很明白，不想看殷郊涉险，不想让他有回到殷寿身边的可能，但事实如此无法放任不管，他们两个总不能真这么一走了之，何况还有可能把祸患引到西岐，人人朝不保夕，没人能好过。

但听见他说不是为了殷寿时姬发还是有点小小的雀跃了，姬发脑子里那些可怕的幻影终于退开了去，只一味要殷郊占据自己的视线：“不准备寻死了？”

“不准备。”殷郊说这话的时候神态十分轻松，“我还以为我们挺默契的呢。”

犹豫了一下，姬发还是问他的想法：“万一失败的话……你要怎么办？”总要有条后路的，他们谁也不愿意真的死在这里。

“这倒还没想过。也许应该往东跑，表兄毕竟是东伯侯……”他沉吟思索了片刻，其实倒也不能确定姜文焕是否愿意帮他，他一向搞不懂总是那么沉稳的姜文焕通常都在想什么。

话音未落被姬发搂住了肩，不加克制的力度让人意外，很少见的情绪激动，总是比他冷静比他沉稳可靠的竹马好像是忽然慌了，甚至有点从未见过的色厉内荏：“别找他，他靠不住。”

又把姬发立刻拉到怀里，根本不给回绝的余地：“跟我走，我保护你。”

Chapter 10

其实不算一个请罪。姬发事前特意把殷郊的衣领又整了一整，拉扯得严严实实的，不想让自己留下的痕迹给别人看见。

他还想活着，以后还能给殷郊再添点儿。他们走到这一步对彼此的希望也不过是“活下来”。

料想过揭露的真相会很骇人，预想过曾经的憧憬会全部落空，但真相真的发生在眼前，照顾他们包庇他们的叔祖真的死在眼前，那看不到边界的绝望感还是夜幕般兜头劈脸地压了下来，好像暴君本身就是不可违抗的“天”。

而他们不过是刍狗罢了。

“姬发，”永远的上位者视他们犹如草芥，他看也不看殷郊，喊姬发来选，“弑父，谋反，都是死罪。但我仁慈，我让你选一个人活。”

选择让一个人活也就是要另一个人死，他知道姬发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代价，它很容易就可以逼疯他，那比杀了他还好，殷寿喜欢看人痛苦挣扎。他看着姬发痛苦，看着姬发抉择，内心缺失的那一块血肉才会被填满。

他让姬发做决定，但根本不准备把选择权给他。姬发最好不要选错，儿子是他的，死也得死在他这个父亲手里。

“姬发，他说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要信。”

明明就在这里，但被完全地视若无物，好像殷郊已经是刀俎上的鱼肉了一样。比干是在他怀里死的，他站起来时白衣服被染得血迹斑斑，手里还握着叔祖的那柄匕首。短小精悍，不足以伤人，倒是很适合用来自裁。

“你无非是要折磨人罢了，”殷郊把它举起来，寒如秋水般的，横在自己脸上，“可我不欠你的。”

现在他没有哭，终于能够直视自己的恐惧了，发现它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还是那么锋利，甚至没有感到多少痛楚，他剜掉了脸上的伤疤，殷寿给的鞭痕，他喜欢这痛楚，他不希望它好。

但伤口总会好的，腐肉总是要割掉的，就像天真的少年人终有一日也要长成，不要留恋过去，不管那看起来多么的温情脉脉，也是时候抽身离开了。

他本来就是笨蛋，再做件傻事也算不得什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命是他自己的，命运是他自己的，不要被当作一个选项，他自己选。

并不想去死，他已经决定了不要冲动地放弃生命，虽然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可那些并不是他的错，至少没有错到该让他以死谢罪的地步。还那么年轻，他还有无尽的未来，他根本舍不得去死。

但他要保护姬发。姬发怎么选都会痛苦不堪，他父亲最擅长让人痛苦。不要那样，他希望姬发未来能活得轻松一点，苦难已经够多了，不要他再背负一个害死至亲的梦魇。

殷郊决定了要自己选，这是他的命。那沾血的刃下一刻就横过来，捅向自己的心口。

他父亲说到底还是没了解过他。

看到晕倒在地上的殷郊，殷寿都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暗自松了一口气。在殷郊面前，姬发的动作总是那么快，在他伸手却又迟疑的时候已经扑了出去。

但也省得他失态了。殷寿冷着脸让他兑现承诺：“看来你已经选过了。去吧，去杀了姬昌那个逆贼，带着他的头来见我。”

摘星阁的驻守侍卫只在鹿台，最近身也不过守在一二层。殷寿多疑得很，需要披甲执锐的护卫，又夜夜担心他们会倒戈相向。

可能当了王就是这样吧，志满意得，如日中天，但依旧孤家寡人，惶惶不可终日。

曾经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曾经他最轻贱最看不起的东西，那些狂热的爱意，那些迷恋和崇拜，他现在不过是要它们罢了，耗了一天一夜，也没能让儿子低头屈服。

殷寿现在只不过是要儿子的臣服。他本来没必要留着一个无用还可能会长成威胁的太子，但习惯了殷郊对他毫无底线的迷恋，习惯了在无论如何粗暴对待都会尽力配合他的顺从，他不满时会在他身上找到满足，他暴戾时也能在他身上得到慰藉。

殷郊必须是臣服他的，殷郊必须是属于他的，他这个人没有任何价值，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遵从他的父亲。他现在竟然拒绝他。

他不知道是哪改变了，但他绝不要把殷郊给出去，不准备兑现承诺，他有的是办法处置姬发。反而殷郊的态度更可怕，他的命明明是父亲给的，他死也理所当然要死在父亲手里。

可是殷郊拒绝了。盲从是快乐的，只要一味地跪下去表示臣服，把那些雷霆雨露都自欺欺人地当作温柔爱意，时日久了连自己都骗了过去。

而思考是痛苦的，面对现实是痛苦的，审视不堪的自己是痛苦的，承认父亲不爱自己是痛苦的，承认自己折辱自尊的付出毫无意义是痛苦的，但即便如此，人也不能停止思考。

锁链穿了琵琶骨，跟脖子上的铁链锁在一处，牵在殷寿手里。单衣上满是血污，动一动钻心的疼，殷寿喜欢看只能跪在地上爬的样子，他喜欢看人这样地屈服。殷郊以前是为爱屈服于他的，但现在暴戾也一样能做到。他大发慈悲地让这两个凄苦的小情人见面，他要同时征服他们。

左手还摸着小狗儿的头，他右手从姬发手里抓过那颗布包的头颅。

殷郊咬住了他的手腕，一口从掌心的伤一直咬到不住跳动的脉搏，即使手无寸铁周身是伤，牙齿在人被逼入绝境时也可以作最后的武器。

咬得很深，乖顺小狗儿发了疯，想起了狼的本性，咬得见血见骨抽不出，甩不开，甩开的话能把这只手都咬下来。他扔开作假的那颗头，单手去拔剑。

姬发当然不会让这柄剑被拔出来，吹毛寸断的鬼侯剑插进他腋下。没等王者发怒，这座纯木构的摘星阁火光四起，一根顶梁倒在面前，隔开了殷寿和姬发，也隔开了楼下那些忠心耿耿的白衣侍卫，就算那苏妲己能冲出来，一个火场里受了伤的大王还要她救呢，分不开身。

没人知道这把火是什么时候放起来的，怎么会烧得这么快，人人错愕，只有姬发心里有数。那些昆仑仙人给殷郊惹够了麻烦，还想把人带走，帮着放把火总是应该的吧。不然人都死了，他们想带谁走啊。

姬发趁乱照着锁链砍了两下，鬼侯剑吹毛寸断的锋利在此时派上用场，只三两下就砍断殷郊脖子上的锁链。尽管那镣铐和链条还卡在血肉之中，也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

和火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姬发的头脑。他冲下面高喊道：“还不逃，想都烧死在这里吗！”

畏火是人的本能。什么样的天命所归在水火无情面前也难免要有些慌乱，何况那些忠心的侍卫都已经被火舌所阻，殷寿一个人在火场里也无人理他的暴怒，天下共主也是凡人。

姬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抓住机会，他看好了距离，便照着殷郊逃过一次的路线，说了声“抱紧我”就立时从楼阁上翻了下去。

目的只是救殷郊，并不狂妄地觉得还能顺道弑君，从亭子翻下来，两个人都摔在了白马前。好在熟悉的白马体贴地低头，让他拉扯着满身是血的殷郊爬上去，立刻抖擞着朝城门的方向跑去。

殷郊摸到了血。开始以为是自己的，但很快就发现了姬发背后从肩头砍下来的血痕，即便是那样的情况，殷寿还是有杀人的能力。

但是什么也没说，他拔出剑，警惕地回身往后看。姬发已经负伤了，要护好他的后背。

看到是崇应彪的时候反而松了口气，不是弓箭，崇应彪拉弓射箭的本事他心里有事。他要他们的命的话就得近战，肩胛骨还是火辣辣地疼着，但已经不能阻挡他了，那股战场上厮杀出来的本能重新回到了身体里，他现在为了自己活下去可以杀人。

他挡下了崇应彪这一剑，但马没有躲开，隔着鞍桥挨了重重一击，一声悲鸣，把殷郊甩出去半个身子。眼看就要摔下去，崇应彪当然不放过这次机会，挥剑再度袭向他。

一支箭射中崇应彪扬起的胳膊，西岐兄弟还是靠谱的，姬发在这间隙打马冲来，弯腰低头，电光火石间将殷郊重新拉回坐稳，头也不回就收缴了他的剑。

混天绫和三尖两刃戟挡掉了身后大部分的追兵，给一群伤员硬生生劈开了一条路，救了姬发和殷郊也护着姜子牙，这次逃亡才不至于看起来太过狼狈。两位仙人替他们断后，姜文焕为他们让开了前路，城门又在他们身后轰隆隆合上。

殷郊仍在回望，素日跟崇应彪也没什么大仇，此时心有不甘，咬牙切齿地还在回望：“给我剑，我要杀了他。”

没惯着他，自己肋上都在流血，他怎么还顾着记仇，姬发用力一甩缰绳，头一回冲他吼：“抱紧我！”

心里还是不情不愿的，但环在姬发腰间的胳膊收紧了。那颗滚烫的头撑不住，栽到他肩上，还小心地避开伤口，只意识模糊地问了一句“那姜文焕怎么办”。

姬发全然不想回答，就当没听见，故意在此时才告诉他：“我的马只认得回西岐的路。你得跟我回家，你跑不了了。”

身后的人好像笑了一下，没等到他的回答，身体发起冷来，失了意识，但到底没有松开手。

追兵之后还有申公豹差遣来的庞然大物。悬崖边上退无可退，姬发昂起头应对它，握紧了自己的弓。忽然背后动了动，殷郊醒了，失血太多，他睁眼时视线都是模糊的，全凭本能

贴紧姬发。

姬发叹气道：“你现在真不该醒。”他刚想要找个机会把殷郊扔下马去，这样至少他能活着。从这高崖摔下去，掉进黄河天堑里，生死就难说了，何况申公豹要杀的是他，不是殷郊。

明显知道他的想法，殷郊反而把他抱得更紧了，确切地知道他要做什么，丝毫没在怕的：“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他喜欢看姬发开弓射箭的潇洒身影，喜欢他射中猎物时那得意的笑，如果这是末路了那么就陪他到末路。谁能阻止少年人赴死呢？他们无所畏惧。

太师闻仲还朝后，便立刻接到了新任务，进攻西岐，剿灭叛乱的西伯侯军队，而这支军队为首的是两个现在已经一战成名的叛贼，前王家侍卫姬发，前太子殷郊。

他们都抛弃了过往的身份，现在是沆瀣一气的乱臣贼子了，以臣弑君，以子弑父，罪在不赦，王师征讨，出师有名。

城楼上帅旗被风吹得扬了又扬，几乎要飞到天上去。被征讨的两位主角在高处观看布防，做守城的准备。西岐重视农桑，军事上却欠缺，谁心里都虚着，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站到冀州苏护的位置上去。

但好在他们最重要的人都在身边，谁也夺不走，天下共主不行，昆仑仙人也不可能。他不要再失去殷郊了。凡人耍起赖来让神仙头疼，一个直截了当说“我反悔了”，另一个更耿直“我没答应。”

两个人都满身的伤，绷带缠了一圈又一圈，两个伤兵，一把剑，一张弓，对的是堂堂王师，赫赫大商，然而不退，不让，车轮下的螳螂也未必就没有掀翻天子驾六的可能。

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彼此。“太勉强了，”姬发心疼他一身的伤，说话轻柔了很多，“你不用一直陪着我。”

殷郊脸上还贴着纱布，他一笑，便感觉那里未好的伤口蹦出血腥味儿来。

但他依然笑着，好像这就该是他的人生一般：“可是，我怎么能留下你一个人呢。”

end

忽然想通了。古龙在《风云第一刀》里写阿飞破除了对林仙儿的执念，就写“忽然想通了”。

“无论什么事，你只要能忽然想通了，你就不会再有烦恼。但达到这地步之前，你一定已不知道有过多少烦恼。”

殷郊会觉得“我的命是你给我的”很正常，会觉得必须在父亲手里死过一次才能恩义两绝很正常。

但我希望他拥有任何人都没法掌控的自我意志，我希望他能知道他的命是自己的，他不欠任何人的。

命只有一条，不要想着拿它去还账，不要想着对得起谁，不要温驯地走入那个良夜。

他很可爱，希望他能继续这么莽撞，热烈，自由地活下去。

最后还是用《风云第一刀》的句子作结尾吧。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这种人傻，但世上若没有这种人，这世界早就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

end

画个饼。不一定都能搞出来。

1、姜文焕番外，→殷郊。

2、殷寿和殷郊的摘星阁番外。

3、小竹马的西岐番外。

4、崇应彪和殷寿的父慈子孝番外。

5、战败殷寿抹布。

6、现代AU，全员存活（包括苏全孝，伯邑考，鄂顺等等），主cp目测是类似“包养我的sugar daddy是我暗恋多年小竹马的亲生daddy而且他俩也搞在了一起”这种剧情。

【番外】【竹马】苦海

姬发就知道姜子牙一直没放弃要带走殷郊的主意，刚到门前就听见这也不知道算是老神仙还是老神棍的昆仑道人在试图说服殷郊。

不怎么担心，姬发靠着门边看热闹，看姜子牙怎么挖人墙角，说不定挖不成，还会被墙角打一顿。殷郊从来都讨厌神棍，他的好恶真的很好懂。

但也稍微有一点防备，毕竟只是有一点点会失去殷郊的可能都不行，就是殷郊自己愿意，也不会放他走的。姬发有的是办法把他留下，只是不想吓到他而已。

“你为什么就非要跟着姬发，跟我上昆仑他也不耽误啊。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吗——”

“我答应了他要留下的。”

“傻孩子，他让你留下你就留下啊。”

“因为他很好啊，反正好比你。很聪明，很勇敢，头脑比我好，却总是照顾我，总是来拯救我，”殷郊慢慢地说，边想边说，和以往冲动莽撞，嘴比脑子快的情况很不一样，“而且，他给我勇气，他让我思考。托他的福，我才能成为我自己。”

姬发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因为心底那点小小的阴暗心思泛起来一点同样小小的愧疚。他哪有那么好，他想要殷郊就是想要他，就是没法承受再失去他一次的代价。

跟殷郊在一起久了，那些阴暗面始终被控制着，时不时地冒个头，但又被很快地安抚了。殷郊真的傻乎乎的，他都不知道这样的自己多么可贵。

一扭头看到门边上的姬发了，不耐烦再跟这种太上无情的神仙牵扯下去，殷郊一向对神棍没什么好感，一股冲动涌起来，去拉姬发：“过来。”

姬发不明就里，被一扯就扯过来，一个热乎乎，软绵绵的亲吻落在脸颊上。就是这么冲动，现在就要亲吻他，马上，顾不上任何人的死活。他跟着姬发学了一点儿冷静，但真的不多，还是马上就要莽。

从来很好使的脑子热到难以反应，眼睛亮了，嘴角扬了，人傻了。现在的姬发迟钝得像个普通人，只略比殷郊聪明一点儿。

姜子牙也傻了，这还能说什么，造孽啊。但要是真把人小两口拆了，那就，更造孽了啊。

把老神仙尴尬走了以后殷郊才复盘了一下自己的行为：“我是不是有点莽撞了？”

姬发视线就一直没离开过他，那笑也一直没收敛下去：“我喜欢你这么莽撞。”

殷郊一时没答话，总觉得姬发像在开他玩笑。

姬发看见他这脱不了的天真气就心动，殷郊脸颊的伤还没好，又疼又痒的碰不得，但姬发伸手去摸那半边脸颊时躲也不躲，比起身体的本能反应还是更信任姬发。

他怎么这么可爱啊，根本受不了，姬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他了，每天都会更喜欢他一点儿。

“喜欢你莽撞，也喜欢你冲动，喜欢你身体比脑子快，喜欢你活得这么热烈，赤忱，炽热，自由，不用改变，也不用担心。而且，”姬发指尖小心地划过他脸，又揉了揉给太阳晒得红红的耳朵，笑了，“不管你闯了什么祸，我肯定有办法救你的。”

纵使伤痕累累，纵使前路艰辛，只要他们在一起，便不会完全被这不公的世道压垮。他们互相扶持，互相信任，那么这道路便永远都是向上的，永远不至于被深渊吞没。

殷郊立刻就信了，立刻就抱了他。

姬发却突然觉得有点难受。想要的宝贝已经到手了，但那双清澈的眼睛还是让他觉得愧疚。殷郊那么信任他，但他却不知道是不是担得起这份信任。

殷郊对他是完全坦诚的，不介意给他看见，给他拿捏着最不堪最羞耻的那部分，他本来就是笨蛋，从来都学不会保护自己，但姬发不是。聪明人不会展现自己的所有想法，他心里总有永远背阴的那一面，那些不安，那些独占欲，那些阴暗的念头，希望殷郊足够幸运，不至于有看见它们露出獠牙来的那一天。

没那么好心，不是谁都去救的，只是想要拥有他，他更聪明，心思更深，确信自己有的是办法让殷郊离不开自己，但却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说不定殷郊遇到他才比较倒霉。

说不定他并不是恨殷寿，而是想要成为殷寿。但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他想要殷郊。

其实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彼此亲近。两个人都年轻气盛，擦枪走火了却往往被身上的伤牵扯着往回拉，太难受了。刚想亲热地接个吻，嘴唇上脸颊上粗糙的伤疤就要裂开，滚到床上，背后的伤就沁血，表情扭曲得让殷郊只能慌张爬起来，然而一动作肩胛骨的伤火辣辣地疼。

太痛苦了，不管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只有彼此苦挨。但现在伤口多半结了痂，有些地方还在痒痒地长出新肉了，他们稍微亲近一下可以的吧？

两个年轻人顾着伤，但本质还是顾着脸面，毕竟真玩脱了伤情加重那是瞒不住的，然后姬昌就得知道，他们脸就丢完了。年轻人毕竟还是好面子的，姿态好看真的很重要。

于是那亲密行动多少受着制约，不能很尽兴，他们眼神对了一下，先从接吻开始吧。

还没亲上姬发就紧张得不行，第一次失败了，殷郊轻轻抚着背鼓励他：“没事的，别紧张，再试一次。”

结果还是不行，姬发垂头丧气的，有点难受，聪明人难得犯傻是真的很可爱，殷郊往下拉了拉领口，把左边胸脯露出来，悄声道：“要不，先亲亲它？”

想很久了，可是更想要殷郊主动送上来，给勾得喉头一直痛到胯下，青涩姿态再摆不出来，他埋进去就牙齿打着颤，在乳头上咬出一周乌青。一疼，那胸脯在嘴里颤巍巍地要躲，舌头便又湿又热地给那团敏感软肉勾回来，安抚性地舔着给弄疼了的地方，舌尖抵着那凹进去的牙印，耐心地用口水填满淤青上的一个个小坑。

含着不撒嘴，一点点把棕色的乳头舔硬，变湿的范围还在扩大，额头抵着殷郊的心脏，头顶贴着他的喉结，太近了，他的心跳，他喉结的涌动，带着很重的鼻音，他抱怨了一声“痒”，喘着，在姬发得寸进尺把手也伸进衣服里时抱紧了埋在他胸前吃奶的脑袋。

很快又被按着坐在床边，殷郊跪在他腿间，一对大胸把姬发的阴茎紧紧夹住，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仍是往上看，盯着姬发的反应，却把下巴靠上去，含住龟头，吃糖似的珍惜，含在嘴里。

虽然在进入，但又觉得自己好像被殷郊的嘴和胸强奸了。难得地失去了主动权，很想去摸一摸殷郊鼓鼓的腮帮子，或者用龟头把他挺翘漂亮的乳头戳到凹陷进去，但做不了，快感炸得他头皮发麻，双手抓紧了被子才能勉强撑住自己。

满满地射在殷郊的胸上，随着一鼓一鼓的起伏，淌到挺翘的棕色乳头上。姬发看得眼睛发直，忍不住伸手去摸热腾腾软乎乎的奶子，情不自禁道：“都是我的……我一个人的。”

手指沾了自己的精液，怎么也耐不住，抹在殷郊脸上，甚至撬开嘴唇塞进去。殷郊含着他的手指，舔着，眼睛还是很亮，看着他。

把人拉回床上，已经不太能克制力道了，把他压下去时肯定多少碰到了伤口。但一点儿也没介怀，殷郊张开双臂，欢迎他在这具已经很完美，而因为那些伤疤和痛楚变得更完美的身体上留下任何痕迹。

“你怎么这么可爱，”姬发盯着他的目光始终透着点肉食动物的压迫感，都让他疑心会不会吓到殷郊，“真想亲死你。”

一点儿没在怕的，被压在身下的猎物还在笑，双臂环上来勾住他脖子，知道他会较劲还要惹他较劲：“‘亲’就够了吗？不想弄疼我吗？”

他仰着头，把脖子露出来，把肩胛的伤露出来，挑衅似的问：“不想再添点儿吗？”

殷郊的伤口很多，但最深最疼的那几处是殷寿给的，这事情本就没什么可回避的，姬发都知道，但还是爱他。人又不是物件，怎么可能因为过往的伤痕就不爱现在活生生的这个人了呢。

姬发觉得头皮发麻。殷郊好像知道他努力压抑的那些阴暗面，不是个这么温柔的人，不是总那么善解人意不求回报，不会对每个人都那么好，会对他好只因为他是殷郊。这份好本来就伴着很多的欲望，他很小心地管着这些欲望，很小心地让自己去包容而非嫉妒，去亲他而不是直接捅进去强暴他，不要伤害他，不要吓到他，不要让他看见。

可他爱的也是个一往无前的少年人，什么也吓不倒他的。

他接纳他不那么光明磊落的那一面，他纵容他把那一面发泄在这具身体上。没必要在他面前永远都做个好人，他接受姬发不完美，接受他把自己弄伤弄疼。被欺骗，被羞辱，被虐待，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之后，他还是那么莽，还是不会防备人心，还是敢那么就给出自己的信任，可能这辈子都做不了一个聪明人了。

但这样就好。用不着很温情脉脉，知道被调教熟透了的身体很容易得到快乐，哪怕是伴随着疼痛的。姬发摸着那个湿漉漉的洞口，一收一缩地夹着手指，忍不了了，捞起咬痕和鞭痕还没完全消退的大腿，把自己捅进去。

太用力了，初始的闷痛很不舒服，但结合的心理满足很舒服，好像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现在只不过重归一体罢了。激动得很厉害，没法克制力道了，顾不得会不会让人看见，他咬着殷郊的喉结，弓起脊背还在往里挺，背上的伤明显裂开了，闻到了血腥味，但是顾不得那些了，身下人的包容和放任就是最好的助情剂。

被咬到乳头的时候火辣辣地疼，本就敏感的那一小块软肉被用上似乎要咬掉它的力度，但另一边却被手抓着，揉捏着，抚弄着，得到并不比下半身少的快感。太折磨人了，疼痛和性高潮简直是一起来的。

这么做爱当然是竭泽而渔，只做了一次，失血让两个人头都昏沉沉的，太乱来了，谁也没想着该克制一下。姬发喘着气，掰开大腿看着被射满了的后穴，看着自己的射进去的精液被一点点地挤出来，忍着想把它们再堵回去的冲动，转而去咬同样很敏感的大腿内侧。

那里也有着零零总总的伤痕。他用自己的咬痕一个一个盖过去，咬一下，满意了，然后就能温柔地再亲一次。直到殷郊难受了，腿往回收，他才停了，爬回去瞧对方的脸色。

两个人的脸都有点白，床上也斑斑点点沾着血，场面淫乱又血腥的见不得人。还是那么侧

着身，面对面贴着，殷郊嗓子是哑的：“这回真要丢人了。”这场面可没法给别人收拾，还有他们的伤，姬昌肯定会知道的。

一时不想管善后的事，把臂弯给殷郊枕着，姬发哄他：“睡一会儿吧，我会解决的。”

殷郊也未免太信任他了，这话还没说完，那简简单单，一眼看到底的脑袋往他肩上一栽，就睡着了。

end

【考彪】月光

崇应彪把手里令牌往副将胸前一扔：“有事给我顶一会儿。”急匆匆下了城楼，连马也顾不上骑，追着跑了几步，手指往嘴里一填，使劲吹了声口哨。在寂静的夜里还是足够了。

伯邑考听出来那是预警的意味，再逃只会引来追兵。好在现在只有一个人，他勒住缰绳，脑子里快速地转着说辞，同时摸向背后的那张弓，兜帽遮住半张脸，慢慢转过身来。

现在反而是逮住人的崇应彪显得更慌，往前跑的几步踉踉跄跄，又猛地停住，张开空空的双手以示自己没有敌意，紧张得心脏险些跃出腔子。声音发着抖，努力微笑，又觉得自己的笑容实在难看——他在心爱的人面前全无往日自信，忽然就卑下成他那白马蹄下泥。

“我见过你——我没有，没有那个——”月光照在颤巍巍雀跃起来的淤泥上，他语无伦次地努力示好，“你是姬发的哥哥。我见过你。”

那匹雪白雪白的雪龙驹混在马棚里，紧挨着崇应彪的马，低头补槽，伯邑考看它的目光很柔和，摸了摸，只管微笑，也顺便揉了揉一旁的马的耳朵。

崇应彪觉得自己耳朵痒痒的。在太有教养的人面前手足无措，不知道碰哪儿合适，他扯了扯伯邑考的袖子，提醒他转头来看自己。

“嘘，”他虚张声势地夸大，意图吓唬一个比他年长许多的成年人，“朝歌的宵禁不是闹着玩的，抓着你要下狱的。过来，跟我走。”

年长者把手伸给了他，始终是春风样一团和气的笑：“好啊，谢谢。”

想起这动作自带的亲密的意味，然而得到了许可让人点起希望的小火苗，崇应彪立刻生出很多的责任心来，觉得自己有必要保护这位看起来文文弱弱，一目了然不会打架的温润青年。

幸好不是他来当质子。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么好，谁舍得送他来受苦。他父亲一定很爱他，爱总是流向不缺爱的人。

值夜换岗的房间，崇应彪随意地就霸占了一个，不算大，案几，矮榻，小柜子。他伏在案上把油灯拨亮了一点儿，背对着伯邑考，听见门栓落了的声音，才开口，故作满不在乎的语气：“那张床就我睡过，干净的，你躺躺吧，天亮了再走。”

伯邑考笑了一笑，也不在乎他生硬的语气，只管领情，解了披风，脱了鞋上床去。好像不意外的，崇应彪为什么会记得他，为什么维护他，全都没问，他就这么相信了他的好心。

太奇怪了，崇应彪想，他就不怕被我这种王八蛋给卖了吗。

以为他睡着了，崇应彪回过身，手里还抓着油灯，想借着火光看一看。伯邑考靠在床头，枕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也那么看回去，崇应彪就莫名脸红了一红，抓着后脑勺，色厉内荏地凶他：“看什么，睡你的。”

怎么装腔作势地凶狠好像都吓不倒眼前这个人，被温柔的目光看穿了这事儿让他恐慌，让他薄弱的安全感荡然无存，他急切地要找回自己的生存模式，膝盖压在床边，他压上去，直视那目光：“别看我。”

明明他是强势的那方，但心里更慌了的也是他，对视了片刻就扭开头去，他不敢再看那双眼睛了，再看就要化掉了，他又冷又硬的心底没照过那么暖和的月光。

“你看起来也很累，”那邀请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也不是他堵上耳朵就听不到的，“上来躺一会儿？”

胡说，他怎么可能疲态外现到让人看出来，他从来都更擅长让人恨，也让人怕。然而这么想着，身体不由自主往那边去。他解了甲，还是不敢靠近，半边身体都悬在外面，很僵硬，很不舒服的姿势，第一次，这样跟人同床共枕，紧闭着眼，被那目光罩着，他觉得自己是睡不着的，只管听着伯邑考的声音：“睡吧，我替你盯着。夜还长呢，睡吧。”

还是睡着了。醒都是给换班的人敲门敲醒的，崇应彪一个翻身爬起来，拎自己的铠甲，觉得没睡这么好过，又坐回去，把床仔细铺了一铺，温度已经没了，但仿佛还能摸到月光的香味。

整好铠甲要出门，他又停住，弯腰拿起案上一只小小的黄色锦囊，系在腰上的贴身物，然而没有要尊重隐私的概念，一抽就开了，只剩几颗腌渍的酸梅子。

他往嘴里扔了一块，用力咬下去，五官皱在了一起，好酸。然而还是那么含在嘴里，也舍不得吐，往腰间一收，才出门去。

回营房就去找姬发的麻烦。一大早的，姬发莫名其妙看着突然怼过来的这张脸，反手去抓背上的弓，防备动作都跟他哥哥如出一辙。

怼脸找架打的劲头突然就撤了回去，崇应彪今天不知道发的什么病，仍是又拽又欠揍的表情：“今天先放过你。”

背过身他就止不住笑出声了，这股有事儿要炫耀的情绪真的很难藏。更莫名其妙了，姬发皱着眉看他背影，那脚步扬得都快飘起来了，头都要仰到天上去了，心情很不错似的。越看越别扭，好像一条突发恶疾的野狗。

事情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伯邑考再来的时候已经驾轻就熟了，在那小房间等他。这次专门带了礼物，很正式的，点心和伤药，杏干，桃干，李子干，咬在嘴里又酸又甜的果脯又多了些。

没人想着送他这些，他家里都八年没人来了，肯定早把他忘了。苏全孝刚来的时候半夜想家想哭了，哭了一声，白长那么高的个子，心里如此脆弱，被崇应彪骂完后又哽了半夜。

都没出息，崇应彪很自豪自己从来不哭，从离开家就一声不吭，浑身尖刺，到处找茬打架立威，别人头破血流，他活下来。

崇应彪嘟囔着“不爱吃甜的”一边往嘴里塞。伯邑考提醒他：“慢点吃，喝水，会渴的。”说着，轻轻咳了两声，路上风大，崇应彪把杯子推给他。总觉得伯邑考看起来很柔弱，很容易生病的样子，他忍不住就生出保护欲来了。

想要保护他，也想要被他爱，很奇怪，他一直以为活下来是不需要爱的。但被这样看着还是情不自禁地去哀求了：“我轮岗的日子你都可以来，等你。”

明明知道伯邑考肯定想得到，他们西岐家的脑子都好使，但还是忍不住说出来，什么理由都好，牵挂着想多见他一面。

这样就形成了默契。伯邑考从来不说他这样频繁地骑着白马奔波在西岐和朝歌间是为了什么，崇应彪也不问，总觉得这很像是一个幻梦，问了就破灭了。他没见过那么好的月光，想要多留住一刻，想要它照在自己身上，不要问，问到底了答案总是很残忍的，他不配，但他还是想要，他在白日里日复一日地做一个月光的梦。

出征冀州的前夜，照样放了马，他在马棚前拖着伯邑考的手匆匆往营房的方向走。

“早上就要出征，他们应该都不会睡了，”崇应彪主动提出来时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不放心的话我带你过去看看。”

“我去看过了，”伯邑考先去看了姬发这事情让他有点儿不高兴，但后半句很快就让他满足了，“能去你那里休息一会儿吗？”

点了灯，倒了水，熟悉了很多，崇应彪自己爬到床上去窝着，看他。

他主动说：“你不知道，我们北方阵有个小孩儿，冀州的，蛞蝓了半夜没睡着。看看也好，看一眼吧，说不定就看不到了。”其实清楚得很，苏全孝是回不来了，他被自己的父亲卖掉了。以后说不定他也是这样的，没人来看他，死了也没人哭一哭。

他不同情苏全孝，正如他也不同情被卖掉的自己。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无意识地蜷着膝盖把自己抱起来，很小孩儿的一个动作，还好意思说别人。气窗投了一道小小的月光进来，失了平日好勇斗狠的扭曲表情，整个人都显得有点可怜的稚气。

还是被摸了头，贴了额，伯邑考的回应让他觉得自己肯定是脑子坏掉了才会听错：“我是来看你的。”

但是，他脑子本来就坏掉很久了。

一种破釜沉舟似的决心，如果死在外面了正好省去了善后的麻烦，他怀着那股就当自己回不来了的冲动把人按在床上，慌里慌张的，怕死了会遭到拒绝和反抗，不想听，比起接吻更像是堵嘴，他蛮不讲理地把嘴唇怼上去，伯邑考再说一句他这又冷又硬的黑心都要软。

他喜欢伯邑考，或许不能算是一见钟情，那时伯邑考送姬发来朝歌，周到体贴但也就是一位温温柔柔的兄长，特别地留意了一刻，他还是拒绝对方示好送过来的糕点，推开，跑掉了。

后来一直都很后悔。或许是在朝歌的日子很痛苦，在质子营的日子很痛苦，被家人彻底抛弃的感觉很痛苦，他再那么回想过去那竟然是他曾经离得最近的一次温柔关爱，他开始想念伯邑考。

好像他的避难所一样，那么想着就能抵御掉一部分现实的痛苦孤独，那么想着就给他幻觉，曾经也有人关心过他。但那也只是关心姬发顺带来的，姬发什么都有，姬发死了才好。

还是那么用力那么不得章法地堵着嘴，他慌里慌张去抓床头的腰带，把那两只手系在床柱上，他自嘲自己果然还是更擅长使用暴力。对着再美好的事物都是焚琴煮鹤，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但还是要这么做，过了今夜也许再无机会，他不想死后再哭。他在伯邑考身上坐起来，不听他说，不听他喊停，紧张地在裤子里寻摸到阴茎，是硬的，来不及想为什么是硬的，他就骑过去。

两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很难进，好像还出了血，痛的，但已经很习惯痛楚了，不算什么，他还要弯下腰去亲伯邑考。

就这样好了，被弄脏揉皱的月光是不是还能恢复原状呢，是不是还敢那么毫无戒备地就洒在恶犬身上呢？

意料之中的回应：“松开我。”不松，他跑了怎么办，这爱不做完谁都别想好过，崇应彪沉着腰还在往下按，更疼了。

他愣愣地看着自己绑上去的绳子给轻松挣断，人傻了，虽然慌乱间确实绑得不结实，但伯邑考看起来真的很柔弱，他一点也没防备。

紧跟着被压在了身下，那卡着不上不下的阴茎直接捅到了底，很深，感觉都要从他胃里涌上来了。

那震惊还是没脱下去，但人已经说不出话了，伯邑考揩掉他额头痛出来的一滴汗，叹了口气：“我也没说挣不开啊。”

全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臆测的，猜想对方是柔弱温柔的白月光，猜想对方是需要保护的病美人，反正他打死也不可能去找姬发问他哥的情况，他简直是个傻子。

难受得现在就想死在外面。但死之前还是被温柔地亲吻了，更像是亲吻而不是堵嘴，勾着舌头把他一点点弄湿，他化掉了。

end

【考彪】沟渠

还是这间小屋，他趴在桌上，背对着门又竖着耳朵听动静，希望他来，又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来，烦躁地拨着烛火，一明一灭，烦躁不安。

太熟悉了，这么做过很多次了，那只手去摸他的脸，伯邑考关切地问：“还疼不疼？”

“你别管。”崇应彪反应强烈地躲开他手，全然不领情，只顾着生气。但还是被摸到了，清楚这个人的力量，他反抗不了——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他乖顺展示脸颊上的红和肿，甚至有点发泄似的抬高了脸，送到伯邑考手里去。

他把药瓶扔了出去，不想擦药，这跟伯邑考又没什么关系。

没有怪他，伯邑考只是弯腰去捡，捡了又转回身来，蹲下来，望着他的脸，似乎叹了口气，还是挨过来亲了他，哄他：“我好不容易来一次，别生气了好吗？”

崇应彪觉得自己太贱了，怎么这样子就被哄好了，这混蛋哄他弟弟肯定卖力得多。好想做他弟弟，他烦躁地把药瓶又扔出去一次。

他扔出去一次，伯邑考就捡回来一次，仍是捧到面前，瓶子已经摔碎了，那些膏体混合着碎陶片被他握在手心里。

“我只是心疼你。”

“回去心疼你弟弟吧。”

他对峙不过伯邑考，泄了气，拍掉面前的手，让那些陶片滑落地上，低声嘟囔一句：“你有病啊。”

学不会怎么建立一段亲密关系，他恶语相向却又期待对方能听见心底的依赖和挽留，他认输了。

言语上的胡搅蛮缠只能用行动化解了，他嘴再硬被抱过来时还是无计可施，香香软软的怀抱，柔和得简直存心要逼他哭。他好恨这个局面，恨这个局面下无能为力的自己。

那个吻还是毫无芥蒂地覆上来了，眼睛酸胀得厉害，憋着眼泪已经费了很多力气，说不出刻薄话了。

这还是伯邑考第一次主动亲他，亲完了，才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有。”

他今天感觉上就很不正常，嘴唇颤得很厉害，崇应彪摆不出一个嘲讽的冷笑了，心里激动得很厉害，嘴上还在硬撑着：“也是，你有病才会‘心疼’我。”

伯邑考耐心地把偏开的脸掰回来，在手心里捧着，小心翼翼地，好像他是什么易碎品，崇应彪讨厌这种会被珍惜的错觉，会习惯的，会上瘾的，以后他可怎么假装满不在乎地继续活。

“嗯，病得很重，可还是心疼你，关心你，也很喜欢你，越来越喜欢了，连我也找不到药医。”

是真的很动听，再多说点儿，再多说一句他都要相信了。崇应彪烦躁起来，伸出的手按在胸口把他往外推。

“说给你弟弟听。都不用哄，一口一个‘哥哥’叫得，恶心死了。”他故意学姬发软乎乎的腔

调，学得自己五官扭曲，瞪着伯邑考。

丝毫没在意的，伯邑考揉开他硬要皱起来的眉毛，柔声道：“你也可以叫我哥哥。”

“我不要。”他发着古怪的脾气，跟姬发一样的称呼有什么稀罕的。

但还是被抱了，蹭着额头，揽着腰，对方主动低头来求他：“我想听。”

其实已经动摇了，但硬是想再撑一撑，让伯邑考多求一求，他这个人就是这么给脸不要脸，永远把握不好撒娇的界线。

没有被哄，被用力按在那张床上，肩头的淤青痛上加痛，却觉得身下迅速地硬了起来。

他再认真要跟伯邑考赌气最后都会演变到这一步，根本抗拒不了，而且伯邑考在床上很疯，不那么温柔认真，他们亲吻着就会咬起来，伯邑考的齿痕从他乳头一路留到大腿根，根本分不清痛还是爽，他在性事里从来抓不住主动权。

但他咬着牙到最后也没把那声“哥哥”喊出来。

伯邑考是个好儿子，他爱自己的父亲。殷寿看不得这个，他看了就激动，立刻就要拿鞭子来，照着脸抽下去，留一道疤，把他变成自己的，端详着，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喊崇应彪过来。

他知道崇应彪和姬发关系不好，就是不好他才放心，但还需要一个由头让他们结恨，这样不出几天姬发会自动自觉替他杀掉崇应彪这个隐患。今晚过得很好，能叫别人背负的罪孽他就不会自己沾上血。

他让崇应彪把人带出去杀了，把头拿回来给他。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提了个要求：“能不能让我先绑上他？我打不过。”

听说了他被这位世子收拾的事情，殷寿的消息一向很灵，准了。崇应彪抽出绳子时止不住地笑，嘴角一直扬着压根没停过：“你也有今天啊，‘哥哥’。”

根本无法理解伯邑考哪来的那么多忠孝仁义的念头，他们家道德水准怎么这么高——既然这么高为什么又会跟自己搅和到一起。不过撞到他手里，那就算他们家倒霉好了。

这次用心用到了十成，绑伯邑考的是条牛皮绳，越挣扎越紧直勒进肉里那种，直接把人往马上一扔，他用多余长度把被捆成粽子的人又系在自己背上，活像是刚抢了新娘子的山匪。

他要绑架天上明月跟他私奔。

没什么可怕的了，他在乎的只是伯邑考，才不会管姬昌和姬发的死活，伯邑考在乎的人死光了才好。那么想着他就直接笑了出来：“说真的，你弟弟要是敢造反，把殷寿给宰了，我北伯侯倒是可以帮帮场子。”

清楚姬发的德性，会不会拼命救这个老父亲不好说，但肯定会拼命救殷郊的，事情闹到这般地步估计他们都会死在朝歌。他清清白白以北伯侯的身份回去召集旧部杀回来，倒是省了很多事。

至于伯邑考，他都北伯侯了，在朝歌卖命那么多年，带走个纪念品，挣个夫人怎么了。再说不为别的，光是想想姬发脸上的表情他都忍不住乐出声了。

想到这里人就更愉悦了，快要长出翅膀飘起来了：“就是这么回事，你嫁给我，我帮你弟弟

造反。你是西伯侯世子，可我是北伯侯，你不亏。”

伯邑考叹了口气。太大胆了，明明什么准备都没有，明明可能出不去城门就会死，他这到底在做的什么梦，也许他们谁都回不了家，年轻人这条命就要折在这里，他心疼这条命。他并没有自己选择过什么，他总是温良大度地牺牲自己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只有这个人例外，只有在如此自私自利的崇应彪面前他才可以偷偷跟着自私一点。

双手环上去时明显感到傻孩子剧烈地抖了一下，藏在袖子里的刀片不甚锋利，但磨这么一会儿也足够重获自由了。贴上去，止住他过于困惑要转回来的脑袋，按住他险些要勒紧缰绳的手，白月光清清冷冷照在沟渠上：“那你叫一声‘哥哥’，我跟你走。”

end

【番外】摘星

锁链穿过了琵琶骨，血淋淋地又缠在脖子上，动一动心肝跟着一起疼，儿子终于安静了，不闹了，像条听话的狗伏在他脚边。

殷郊脸上应该打个烙印的，他半边脸血迹还没干，另半边脸也给抽得破皮流血，一时挑不着个干净皮肤下印，殷寿端详着，还在找。

殷郊开口拒绝他：“你再打个烙印，我还会割掉的。”

听闻这话，到底扔掉了烙铁，殷寿兴致缺缺，坐下来看着他：“没意思。就那么恨我吗？”

殷郊不理他。不要再听他的话了，他的话没有一个是可信的。殷郊努力着不去看父亲，让自己去想姬发。

姬发与他谈起过西岐，天空是广阔的湛蓝色，一望无际的麦田在风里翻滚成海浪，鸟儿落下来啄食掉落的麦穗，他们骑着马在田埂间肆意奔跑。

少年人不屑一顾的安稳宁静，那时他们心里装满了家国天下，装满了建功立业的念头，他们都迷恋殷寿天神一般的背影，太久了，现在殷郊才向往起那个姬发口中的故乡，姬发邀请他一起去。

他想着姬发，又想着或许不会再见到姬发了。真可笑，他只管一叶障目地追寻着父亲的脚步，都忽略了姬发那温暖安静的爱意，人总是跟着光跑，父亲在他心里就是太阳般的存在。

太过憧憬了，盲目着，也就看不清那阴暗的一面，看不清他眼睛里的冷漠。也许只有逼近死亡的时候才能看见，然而他们还是一个又一个，为他急匆匆地奔赴死亡，以为他会记得住。

父亲曾经是儿子心里无限崇尚和敬仰的存在，就像人是无法直视太阳的，过于憧憬只会让自己看不清很多事情，看不清就会盲目地跪拜臣服，看不清才会一叶障目地爱他。

看清了以后也不过如此，看清了以后他狂热爱过追随过愿意为之赴死的男人也不过一头没有心的野兽。殷郊冷笑一声，偏过头去不看，星光点点将他半边脸照得雪亮，那漠视隔开了他和父亲的距离，摘星阁摘不到星星。

割掉伤疤依然会留下新的伤口，伤口丑陋，翻出内里的血肉来，在白的脸上看了令人心惊，不那么干净，不那么美好，但是他自己选的。

所以殷寿才会那么愤怒。愤怒这个儿子居然选择去死，愤怒他选择去死竟然是为了姬发。他不要姬发陷入永无止境的痛苦中去，他宁可死。

他们的感情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深厚的？甚至会超过对父亲的爱，他无法想象。

单手捏着他的喉咙，那被利刃伤了的脖颈又在渗血，殷寿在引诱他的回答：“你没资格自杀，你是要为我死的。”

换来的只是嘲弄的笑，殷郊摇头的时候挨了一巴掌，紧跟着又是一巴掌，但还在摇头。人在彻底失望的时候甚至懒得解释自己为什么失望，他背离殷寿的那颗心如此坚决，摘不到了。

“你就那么爱他？”殷寿冷笑了一声，用这冷硬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慌张，“只可惜也是你，

逼着他去做弑父的罪人。”

“他肯定带他父亲回家了，现在说不定已经过了孟津了。姬发才不会弑父的，”殷郊大声争辩道，“他跟你不一样。”他开口时嘴唇裂了，口腔里都是腥甜的血味儿。

“可惜他已经答应了，为了你那孩子什么都肯做，他没法看着你死。”

殷郊觉得很难受，知道那样会让姬发陷入多么可怕的痛苦中去，他那么爱他的父亲，可能会疯掉。他忍不住咬牙道：“那个笨蛋。”为什么不让他去死呢？明明他死了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殷寿心情好的时候也是个慷慨大方的君王。

“既然你们感情这么好，”他平静地暴露自己本性出来给殷郊看，不用伪装的状态真的令人轻松了很多，“那等他来了，我就让他给你殉葬。反正，你死了，他活着也没意思。”

“你无非是要我死，我去死，你放过姬发。他没做错什么，他做什么都是因为我，”完全放弃了抵抗，一个人死都不怕的时候，只有爱和恨能威胁他了，殷郊的语气很明显软了下来，“放过他，是我忤逆，不是他，你没道理恨他。”

“我根本没有恨他。”

仍是那么用力捏着他的下巴，在那脸上留了一块淤青还想留下更多，他用一种毛骨悚然的眼神盯着那张与他颇为相似的脸：“我一直恨的都是你。从你出生就恨，到现在还是一样，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谁会恨刚出生的婴儿呢？哭得那么响亮，皱巴巴的丑样子，他把手指朝他伸过去，被孩子当成这世上唯一能依赖的物事抓住了，他厌烦起来，他讨厌他这个懵懂无知的样子。

那厌恶和憎恨与日俱增，直至今日无法收场的后果。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就是剖出那颗心碰到他面前也一样会被踩碎。他竭尽全力要证明自己的忠诚和爱，要洗刷自己的冤屈，却发现父亲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不在于他的爱，不在乎他怎么想的，“殷郊”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的。

他根本就不重要，他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此刻被毁灭，生与死都在父亲的股掌之间而已。

“我不在乎。”是这么说着的，但真正不在乎的人在这时不会流泪。已经破碎死掉的心为什么还会痛呢？他看着父亲眼神里的满意，就是这样，父亲希望他感受这样的痛苦。

他还是恨不起来，太习惯了，倾慕和爱恋，十几年养成的习惯已经成了身体本能，他只能恨自己。

“很痛苦吗？被这样对待难受吗？”

父亲蹲下来看他，平视着，一个近乎于平等交流的姿态，他给孩子擦掉眼泪，动作很温柔，好像这一身的伤都跟他没有，他只是心疼自己的孩子。

“你不知道他们怎么对待我，你遭受的这点委屈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你觉得很失望？觉得你的世界崩溃了？你根本不知道我对你有多好，我那么恨你，都没有让你真正地体会过我的痛苦。”

“因为你应该理解我的，但你也不过如此。”

殷郊嘴唇颤抖着，这些是他从未听见过的真心话，可是听到了却远远超过他的承受力：“你没有告诉过我……”

“怎么告诉你，你会明白吗？你每天最大的烦恼也不过是‘今天父亲没有理我’——我恨你，知道吗？你活得太快乐了。”

“他们都保护你，他们都爱你啊，凭什么。”

“凭什么你不用成为野兽。”

无法克制，他立刻在那沁血的伤口上狠狠掴了一耳光。他力气从来很大，把人掀翻在地，所有的伤口都在崩裂，空气里的血味更甜了。

他禁不住舔了舔沾着血的手掌，清楚那年轻的血液在滋养着他，长生不老，永世为王。

那么相似，血缘的亲密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抹去的，可是一点也不像，殷郊软弱的性格，那丰沛的感情，是他一生最大的缺陷，他注定无法取代强大如天神一般的父亲，他做不到把别人当蒙了眼的牛马，那样他还不如去死。

那就成全他好了。他这么好，本来就不应该活在这世上。

没人能理解他，没人能爱真实的他，连口口声声说着爱的殷郊也不能。他们爱的是什么呢？一张虚伪的面具罢了。

但这张面具明明是殷寿自己戴上去的。

他的痛苦是无法发泄的，无人理解的，必须有人感同身受。既然殷郊是他儿子那他责无旁贷，只有他也露出这副表情才能让父亲心情舒畅。

谁让他要一厢情愿地想象。殷郊忽然觉得这好像真是自己的错，他不应该那么天真那么自我地活着，他都不知道自己存在能让父亲这么难过。

也许就是他的错，他一厢情愿地想象了一个完美的父亲，然而父亲也有脆弱的那一面，他不能因为父亲合不上自己的想象就去苛责他。他真该死啊。

他看到殷寿眼睛里闪着的泪，他被捧着脸，一个被好好珍惜了的动作，当日的苏全孝肯定也看得这么清楚。然后父亲抱了他，他说：“所以你让我怎么办呢，父亲也很想爱你啊。”

他沉默着接受了父亲的拥抱，埋在他怀里闭上酸痛的双眼。如果这么难过的话杀了他也好，这样能让父亲高兴的话也好，他用自己的血做献祭的三牲，他剜出自己的心讨父亲欢心，只要他高兴。

殷寿捧着这张脸，目光中似乎藏着很多柔情似水，把殷郊那铜墙铁壁一般的决心击碎了，他全心全意盼着父亲来吻他，但他忘了父亲最恨他这副毫无防备的天真样子。

没有吻，他掐住了他血肉模糊的伤口。

“你真是令人作呕。”

他突然就被翻过身去摔在了地上，父亲又骗了他，父亲不过是要看他痛苦的样子。

蜡油滴在背上，一点一点，沿着那条被迫塌下去的脊椎骨，每一滴都引起一阵战栗的颤抖，直到交/合处因为疼痛而不断收紧，他在背后把儿子当马一样骑。他扯紧手里的锁链迫使他昂起头来，脊背如一张拉满了弓，血肉又翻了出来。

他把那头一直往后扯，扯到满身的血，扯到他不能再呼吸，贴在他耳边下着自己的判决：“你像我，你流着我的血，你只要活着，总有一天也会成为我。”

然后忽的松开手，看着整具身体摔在地上，剧烈地咳嗽，从肺里呕出血来，又被自己的血

呛到昏厥过去。

杀了他吧，如果这样能让父亲高兴的话，如果这样能让他们都解脱的话。

满意地看着他受这种折磨，也不管他是否听得见，殷寿继续道：“这是你的命，你逃不掉。”

他把昏过去的儿子抱在自己腿上，给他枕着，很温情的动作，但扭头去看阁外的星星，不去看他昏迷中依然痛苦的脸。

这些话不对他说还能对谁说？他的儿子享有了父亲给的一切，那就应该承担这些痛苦。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爱你，你以为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天真地活到现在——因为你是我的儿子。这些都是我给你的，你却一直在让我伤心。”

他希望殷郊爱他，看清了他的本来面目还爱他，被他猜忌着嫉妒着恨着还爱他，比狗还贱，他本来就是笨蛋，殷寿把那爱当作理所当然，殷郊理所当然应该到死的那一刻都爱他。

但这愿望越来越远，摘星阁并不能真的摘到星星。没有再折磨又醒过来了的殷郊，松开了他，甚至还离远了一点。

躺在冷硬的地上，疼痛让脑子前所未有的清楚，儿子问他：“你说没有人爱你，可明明他们都爱你，他们很多人敬爱你甚至超过自己的父亲，苏全孝，他为你死的，是你不在乎。”

“你会因为那匹马带你冲进了火场就爱它吗？”

明白了。他们之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误会，是他一直都太蠢了而已。他们从来就不能互相了解，白做了一场父子，其实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独角戏，他们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笑得很有些苦涩意味，但他的头还是昂了起来，死也不肯低下去，他清醒地看着自己跟曾经爱过的人决裂，一滴水顺着脸颊掉在地板上。

“我就是当了那匹死掉的马，也不会成为你这种人的。”

end

【考彪】囚徒

崇应彪来的时候其实轻松了很多。大王没有直接把伯邑考拖出去杀了，他说伯邑考让他很开心，然后把他也关到了牢里，紧跟着，叫崇应彪过来看着他。

牢房阴湿寒冷，崇应彪带了被褥和药，满满裹了一包，安下来的那颗少年心在靠近时小跑了起来，又扑通扑通跳着。

已经想不起来要报复姬发了，这时节能照顾哥哥的也只有他。小小地得意起来，到了牢门前猛地停住步子，少年紧着整了整领子，把两缕散发拨到耳后去，干干净净见人。

但还是忐忑不安的，怕伯邑考会讨厌他。他们之间他更像那个惶惶不安的囚徒。

没想到是伯邑考先跟他打招呼，和煦的春风，他的人生从没给照得这么亮，吹得这么暖，经历了这么多，阶下囚和鹰犬，见了面，伯邑考问他的是：“伤还疼不疼了？”

一时反应不过来。他自己和父亲的生死都给攥在别人手里，见了他的面就想问这个吗？

他好像没有在窄小逼仄的囚牢里，没有成为刀俎上的鱼肉，恍惚着，似乎是在家里，在书斋里，在麦田里，在春暖花开的田野上，是崇应彪已经很久没见过的风景，他把这些都带来了。

他没舍得用那瓶药，它好好地揣在怀里，和伯邑考相关的任何东西他都想留着，那伤疤或者那瓶药，或者只是被晒了一晒的那阵温暖，都是他没有得到过的东西。

他很贪心，想要再暖和一点儿。他坐下来，小心地挨过去，他才像是那个生死未卜的囚徒。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么好，你们这样会显得我特别糟糕，会显得我像个人渣。”不知不觉就的心里话都涌了出来，他毫无道理地怀着一丝希望，希望伯邑考不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就算真的是条疯狗也希望月亮能照一照他。

他一直那么狠，那么拼，去做个坏孩子，可现在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了，或者只是为了活着。他回不了家了，他孤立无援，他现在憎恨周遭的一切，也憎恨自己，他也许在心底期待救赎，但每一次挣扎都反而让他是在命运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困惑，迷惘，他想活下去，不想像苏全孝那样被裹挟在两个父亲之间死掉。两个父亲都不曾爱过他，那么孤独，那么无依无靠，死人还被拿出来利用了一次又一次，他看着那样的命运心惊胆战。

“想活下去错了吗？”明明并不熟悉，但感觉在伯邑考面前似乎什么都可以说，月光总是无条件地洒在每个人身上，“我不动手，他就会杀了我的，他会……总是这样，把我推出去送死。”

“可我也不想的，我想证明给他看，我比他留在身边的儿子有价值——我是不是错了。”

没人会跟他说要活下去，没人希望他活下去。那他偏要活着，偏要活个样子出来给他们看看，让他们后悔去。他想得很天真，很无知，不明白爱只会流向不缺爱的人。

“我明白，”面前人没有给他的弑父行径吓到，没有生出鄙夷和道德上的优越感，还是那么温柔地看着他，“我想，你过得也很辛苦吧。”

他愿意为父亲去死，因为姬昌是一位好父亲，他心甘情愿。但这天底下不止有姬昌这样的

父亲，也有殷寿那样的父亲。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不一样的，至少现在崇应彪愿意对他说出这些话来，他把少年人的真心小心翼翼地剖出来给他看，还忐忑着，害怕着，怕它被摔到泥泞里去，不值一钱。

到底是有多么寂寞和孤独，才会对他这样一个陌生人说出来呢？他看见的痛苦和彷徨，看到被逼得几近疯狂的内心，这和弟弟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向他哀哀求助。

他朝这个孩子伸出臂膀来，平等地正视他：“我可以抱抱你吗？”

那身体也是火热的，那心也是柔软的，分明是个人，不是疯狗。

天亮时分，听着身后传令官的号令，崇应彪爬起身冲到牢门口，还回过头来对伯邑考笑：“一定是大王回心转意了，要放你的。”他才不在乎姬昌死不死，也希望伯邑考不要在乎。

对自己的命运一清二楚，然而孩子这样天真地对他笑着，不忍心，伯邑考替他难过起来。最后一次了，他依然在竭尽全力让别人感到温暖和光亮，他对崇应彪微笑。

崇应彪的笑容却凝住了，他接到的旨意是杀了伯邑考，就在这里，就在现在，要他亲自动手。

这就是殷寿的残忍。马上让伯邑考去死就是成全他求仁得仁的心愿，他擅长给人一点希望然后再把对方打入绝望的深渊，他一夜都在享受这种快感。

他刚刚爱上了一束月光，就这么一会儿，月光在他怀里散去了，崇应彪这个人也就此死了。

毕竟人的伤口总会痊愈，死的是那条狗。

end

【番外】【发郊】头颅

担心着殷郊，姬发忙完了公事就急着回宫，掀开帘子看见人还在，始终悬着的那颗心才暂时放了下来，反手把门关上，朝他走过去。

脖子上套着锁链，嘴里叼着鞭子，求主人惩罚的小狗儿，没人要求他这么做，他只是疯了而已。疯得谁也不记得了，只是跪在床边等属于自己的鞭笞和拥抱。

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病得最重的时候了，他起初抱着那颗头就没松开过，直到腐烂发臭化作白骨还是捧在怀里，那阵子姬发再忙也要把他锁在身边，顶多用屏风挡一挡，根本不敢离身，自己都觉得自己残暴得跟死掉的纣王如出一辙。

他把那颗头骨交出来的时候还是恋恋不舍的，很小心地，眼睛清澈得一眼望到底，他小声道：“我是不是病了好久，给你找麻烦了？”

“没有，”急于把那颗头从他心里丢开，姬发跪到地上去抱他，“别怕，没事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殷郊的病时好时坏的，清醒一阵，又陷入无望的回忆中去，他有时候会以为父亲还在，有时候又会沉默不语地盯着双手，看那已经不存在的满手血污。也许还有更疯的时候，会伤人的时候，姬发很周到地维护着他的自尊，不会给任何人看见。

他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殷郊，就不会只要他好的，可爱的，讨人喜欢的那些方面，脆弱的，破碎的，疯狂的，危险的，生了病的殷郊他也要。固执地不知道取舍，固执地搞不清孰轻孰重，他始终没放开过拉住殷郊的那只手。

很多人都对此表示了担心，不是对殷郊没有感情，而是担心他，已经是天下共主了，担着非同一般的责任，留一个疯疯癫癫的枕边人太危险了。但姬发想，要是他杀了我也好。

也许都知道他要娶的王后是个疯子吧，他们看他的眼神也带着看疯子般的同情了。但没关系，他能处理好的，他的才智和头脑足够应对这些。

他坐到殷郊身边，地上铺着很厚的毯子，暖和且柔软的。他把链子抓在手里，疲惫的头靠在殷郊肩上，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但他无端想起弑父后的崇应彪来，那个人是彻底的疯了，直到死才解脱。

他不要殷郊也变成那样，他伸出手试图把他从深渊里拉出来，能行的，他们并肩作战到现在，那么多次他们互相挽救，没有什么是捱不过去的，他抓紧殷郊的手绝对不会放开。

如果情况不会变好，如果他不能把殷郊拉出来那片深渊，那就一起沉下去，在不见底的黑暗里他至少还能保护他。

感觉稍微好了一点，有了那样最糟糕的准备后反而心情轻松了很多。准备好了，准备了无数次，他可能会跟殷郊一起死在战场上，或者一起死在朝歌的刑场上，但现在不也这么一直走过来了么。

扭过头，有点儿无奈地把他嘴里叼着的鞭梢拿出来，贴上去，把自己的舌头填进去，抓着锁链的手又揉过他的胸脯，冰冷的金属掠过火热的肉体，他手掌下的胸肌在颤动着，无声地，不自觉地，就在邀宠，在诱惑他。

他不想虐待殷郊，可殷郊的身体习惯了这种虐待，没法用温柔的手段帮他解脱，久而久之似乎他对这种暴行也要成瘾了，他似乎在逐渐变成一个更年轻的殷寿。

拽着那链条把人拉扯过来，窒息的痛苦让殷郊不得不暴露出最脆弱的脖颈，上半身弓到了极点，饱满胸脯上斑斑点点的牙印，淤青，掐痕，身体却是喜欢这种疼痛的，褐色的乳头遇着冷空气，兴奋地硬挺起来，活生生的下贱种子，就该挨一顿鞭子。

鞭子扔开了，多数情况下还是舍不得，比起任何工具他都更愿意直接触摸殷郊的肉体，他贪恋这具美好的肉体，残忍不起来。

他把人抱在怀里顶进去，像他曾见过的殷寿那样对待他。确实很爽，一捅到底的感觉令人头皮发麻，又紧又热，他的身影不自觉地 and 死去的亡魂重合，去掐殷郊的脖子，在尚未消退的瘀斑上雪上加霜。

濒临窒息让他更紧，完全沉浸在欲望中了，甚至不能去管自己是不是已经躺在死神的鼻息下，那么乖顺，姬发强烈地嫉恨起来。

他不想问此时的殷郊自己是谁，害怕听到别的答案，要反复告诫自己殷郊是个病人才能控制住愤怒和嫉恨的力道。他并不总是那么温柔，太温柔的人没法弑君，没法成为帝王，他克制着掐在殷郊脖子上的那只手，甚至用自己的右手把那只左手掐得乌紫淤青。

疼痛终于让他冷静下来了，两只手一齐脱力松开。明明是施暴的上位者，他看起来比承受一切的殷郊还要痛苦。

那具身体还是抖得很厉害，姬发抱着他，舔他的耳骨，知道他快到了，喘着气道：“咬我。”

然而怀里的人达到高潮前已经疲惫不堪，身体抖得很厉害，却只是栽在肩头，没有咬。余韵里姬发去吻他，强硬地撬开嘴伸舌头进去，在他身上总有发泄不完的欲望。

无视掉他在吻的间隙低声地求“杀了我吧”，从来不听，只是不管不顾地要留住他再这世上。

不愿意松手，不可能松手，只要他还在这世界，他所做的一切就不至于毫无意义。不管他是清醒的还是疯癫的，以后会不会治好，他们头顶上是不是始终笼罩着死去暴君的阴影，也许姬发早晚也会疯掉的，或者现在的他其实已经不太正常了。

但他还是要殷郊，绝对不会让他解脱，他同样偏执地抱住爱人的头颅。

抬手替他擦掉了眼角的一滴泪，殷郊满怀困惑地问他：“我是不是又病了？别哭，我是不是你惹了很多麻烦？”

问得很小心，他有时候会神智清明，平白给人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希望对于他们来说可以算是最残酷的惩罚了，弑父者和弑君者说不定当有此报。

是果报的话姬发也愿意承担，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从很早以前就不可能分得开了。他们遇到了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同袍，一样地出生入死，过命的交情，但依然没有人能介入他们之间，他们是同谋共犯。

“没那回事，”姬发只是亲吻他，柔声安慰他，“只是生病了而已。”

殷郊摸到他眼角的那道疤，很突兀，很凶险，再差一点就能废了这只漂亮的眼睛。想不起来了，越想头越疼，嘴唇动了动，姬发看懂了，摇摇头：“跟你没关系。”

又把人抱得更紧，怕他会突然挣脱了一样，关着，锁着，囚着，抱着，依然无法安心：“你没有伤害我，别怕，会好起来的。”

其实也许根本不会好起来。殷郊那时疯得谁也认不出，披头散发抱着那颗头游魂一样地走

来走去，除了姬发谁也没法靠近，真是个毫无用处的麻烦。

他忍无可忍地抽了一耳光，又是一耳光，他去掰他的手指，几乎要用上让人骨折的力气，然而殷郊就是不肯松手。那个瞬间姬发简直想杀了他，他简直想让他们两个一起死在这里。他似乎都能听见殷寿讽刺的嘲笑声，那个人死后都还操纵着他们的命运。

那时他一定是哭了。几乎不曾哭过的人竟然在要杀人的时候哭了，甚至比对方更想死。

殷郊目不转睛地看着姬发，终于腾出一只手去揩他的眼泪，然而越抹越多，急切起来，另一只手也松开了，那颗头滚到地上，他双手捧着姬发的脸，慌乱亲他发红发烫的眼眶。

姬发趁机处理了那颗头，烧了，然后挫骨扬灰，那么善于把握时机，好像他的眼泪也只是帝王心术而已。

无论如何事情总是会好转的吧。只要继续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面对，没什么可担心的，反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他们死在一起罢了。

“天气暖和起来了，清明，清明我带你出去踏青——”推开窗户，让外面的空气散进来，姬发往外望了一眼，外面青草葱葱郁郁，春雨如酥，他满怀希望地扭过头。

他看见殷郊重新缩了回去，垂着头，沉浸在安静的想象里，双手抚摸着怀里并不存在的爱人的头颅。

end

【发郊】太岁

封神已经完了，伐纣已经完了，新的王，新的天下共主，改朝换代，一派新朝气象。听说他那当了紫微大帝的旧日兄长和九曜之一的崇应彪开启了上下级恋情，红线还是天喜星纣王牵起来的，人人喜乐祥和，各自成仙，除了凶星太岁，姬发留住了他。

他把一个神囚住了，打了一只黄金的鸟笼把他留下，人皇只有这么一丁点的私心了，不够磊落，不够果决，他永远也无法从过去的岁月里抽身出来，他想留住殷郊。

是凶星太岁，不是他的殷郊。他会说“我记得你”，但看他的眼神是冷的，是有距离的，是没了感情的。

殷郊不会这么冷漠地说这句话，殷郊应该扑过来撞他一个满怀，抵着额头，对他笑。他不是殷郊，殷郊已经死了，然而活人不入封神榜，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

但还是要留住他，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知道这么做会招致何等灾祸，然而固执地贪恋那张相似的脸。

“是我不放他走，是我的错，有什么凶象，都应在我身上好了。”

还要什么凶象，太岁本身就是凶星，留他在身边只剩自伤自苦，但姬发也愿意这样。

为王的手段，为王的阴暗和残暴，为王的心术，这些让他疲惫不堪。也许他活着只能做成一件事，当了英雄就当不得贤明君主，他该让让了。在别人面前他是王，天下共主，一怒而山河变色，他们憧憬他又畏惧他，如他对当日的纣王。

在殷郊面前他才是姬发。

他给太岁展示这只笼子，朝歌样式的建筑，承载着很多的回忆，正殿是宗庙，彼时有叔祖比干在，殷郊每每闯了祸就避过来，熟门熟路得理所应当；左面侧殿是他从小睡到大的寝宫，殷郊有时候会拉着他爬上床来，俩人跟孩子似的兴奋到睡不着觉；不过更熟悉的是右侧营房，他们在这里共度的时光更多，一点也不嫌弃它的简陋，殷郊总是笑着的，酒窝里盛满了佳酿——太奢侈了，殷鉴不远，酒是第一个被新王朝摒弃掉的。

他再没喝过那样的酒。

姬发喜欢他，不因为他是玄鸟，不因为他是前朝太子，不因为他能登封神榜。只有他看到他的凄惶，只有他扶起他的臂膀，他是他的知己，他是他的救赎，不能让玄鸟就这么飞走，然而人成了神便与他毫无关系。

神是不用睡觉的，他却可以借着那臂弯熬过一次长夜，刚醒的时候会产生刹那的错觉，以为自己是躺在殷郊怀里的，那么至少有过一个刹那，他是重新得回了幸福的。

“留下吧，陪我这么一会儿。”他一日比一日病得厉害，药石无灵，祈祷也不管用，天天窝在这里，这鸟笼竟是为自已打造的。

这么冷眼看着，哪里是他囚住了神仙，分明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自己缠住了自己，死在一场昔日朝歌的绮梦里。

太岁还是那副不冷不淡的样子，却往往比殷郊更能看穿他：“你只是寂寞而已。”明明一模一样，但已经不是他了，失去的人就是失去了，这样才值得挂怀。

他经历了很多事，而这些事都已经成了过往，结识了很多，而这些人也已经全都不在，白天用很多的正事很多的热闹想要填充自己的心灵，到了晚上却发现自己还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这种感觉根本无人可说，只有沉浸在追思和回忆里才能有所缓解，然而回到现实就会更加痛苦。他想念着殷郊，想得在他死后还妄图留住他存在的任何痕迹，他明明还年轻，但已经病入膏肓，似乎所有的精神气力都只做了一件事，又为这件事失去了一切。

他噩梦缠身，醒来才发现自己一直身处噩梦之中。他悔恨了太多次，在梦里失去了太多次，他抓紧着凶星太岁不放手，抓住这唯一的真实来哄骗自己，神志不清地以为自己还是那个十八岁的少年，在朝歌做质子，不知自己身处险境，不知这座城危如累卵，不知他憧憬崇拜最想成为的那个人即将撕开面具，不知命运正对他森森地露出獠牙来。

虚假的美好，少年却心思恪纯地以为自己能拥有一切，很可笑。但现在他迫切想要回到那时候，那时他真的拥有一切，他有殷郊，还有对这世间美好的信任。

他愿意死在这一刻的意志让太岁让步，人间君王的头最后一次枕在他膝上，他们这样过了一年，到底值得临终前为他叹息一声。

“你明明还有很长的寿数，足够享受人间极乐。”

“孤零零地一个人活那么久，到底是极乐还是极苦？”

“至少这个新生的王朝还需要你治理续命。”

“君王活久了容易疑神疑鬼，我不想那样。”

他不想活到殷寿那个年纪，他不想变成殷寿，他现在还有回忆，也还有爱人的能力，他就活过这么波澜壮阔的一生，不必垂垂老矣，不必蹉跎成一个不堪样子的昏主，正正好好，干净利落地死在伐纣成功的第二年。

他们这样闹了一场，生生死死，也不过神仙指间皮影戏，封神榜隔开了新王和过往的一切，他再也没见到当日的少年。

就此，隔了一年，封神榜众神归位，大周得八百年江山，各取所需，功德圆满，天下太平。

但已经死了的心为什么还会破碎呢？

end

【殷寿/苏全孝】Daddy买了新玩具

Chapter Summary

现代au

他记得殷寿的样子，在某个活动上见过一次，完全是压迫性的气场，他不由自主就给让出一条路来，明明自己已经不矮了，在这个男人面前却不由自主地成了仰视的角度，自说自话地就被隔绝开来。

当时他还带着他旗下的艺人们，据说他们私下都喊殷寿“daddy”，右手边那个五官最深邃的是亲儿子，其他也个个高鼻深目，大理石像般的匀称挺拔，一水儿的黑西装长在身上似的妥帖，走到哪儿都惹人侧目。

当时苏全孝还艳羡兼自惭形秽了一番，从没想过这么快就要爬到他床上去，也成为喊他daddy的一员。

事情挺简单的，他的想法也很单纯，能够快刀斩乱麻地解约，跳到Daddy旗下，多接点工作就好了。然后经纪人就给他搭上了这条线，被推到酒店房门前他才开始慌。

还是被接待了。半山别墅做的酒店，包了一整栋，隔壁房间闹闹哄哄的，他见过的那些高大漂亮的哥哥们开庆功宴，要通宵。他孤零零站在门前，竖着耳朵听，兀自羡慕了片刻那热闹氛围，门开了。

殷寿刚洗了澡，随便搭了件丝绒睡袍，腰间系了一系，蜜色的结实胸脯大喇喇露着，装都不装一下，苏全孝紧张地吞了口口水，低着头跟人进屋。

“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最好证明你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知道他的来意，也不用兜圈子，男人从冰箱里拿了瓶水给他，“坐。见过我那些好儿子了？”

苏全孝点点头，酒会上又盯着看了一遍，比上次好像少了两三个人，亲的那个不在，其他人还是那么帅，同性看着也赏心悦目，起不来嫉妒心。

就是daddy心情好像不太好，苏全孝私底下跟唯一熟络点的崇应彪问了，旁敲侧击地，隐晦暧昧地，结果被口没遮拦的彪子一语中的：“亲儿子跟干儿子私奔了，这谁心里不烦啊。”

好家伙这里面怎么还有伪骨科，苏全孝突然很想吃这个瓜。但是胆儿小，不敢问，要不睡熟了再问。

被捏着下巴往这里拖，苏全孝踉跄着跟过去，撞到年长男人结结实实的胸脯上，听见他问：“所以，你也想当我儿子？”

苏全孝僵着，不知道该不该点头，慌里慌张“嗯”了一声。

“那说说吧，”殷寿坐下来时苏全孝才敢坐，“你觉得你有哪里比他们好吗？”

苏全孝都懵了，他胆子一直不太大，野心也没多少，只想多接点工作养活自己，没想过竞争这么激烈啊，Daddy这里什么款式都有，个个比他活泼漂亮，他怎么争啊。

“我……活儿好啊。”说谎话时果然咬了舌头，苏全孝满嘴是血，倒是把殷寿逗笑了，掰开

嘴看，血腥味勾起了他的兴趣，殷寿跟买牲口似的看他口条儿，翻来翻去几次，才道：“去洗澡吧。”

苏全孝洗澡的时候一直给自己反复做了心理建设，深呼吸，没事儿，Daddy又不是什么恶魔，加油，可以的，能适应的，直到他真看见那要捅进他肠子里的东西。

草，这尺寸是真实存在的吗。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这样的小白也就在韩漫里看见过，毕竟也就这么点爱好了。当时他还暗搓搓吐槽这插进去真的不会死吗，而现在要死的人是他了。

那震惊的表情显然取悦了Daddy，小伙子一目了然的生涩平添了几分有趣，殷寿今天心情还可以，摸着他的脑袋：“好好舔，不然弄死了你，我可不管。”

隔壁开着趴体，一群正当盛年的大小伙子又闹又叫，声音都传过来了，苏全孝趴在daddy腿间，战战兢兢含着，一个硕大的龟头就把嘴撑起来了，再往里挺，腮帮子鼓囊囊的，他还侧耳听着动静。

含得嘴都酸了，但那类似麝香的味道使他着迷，摸着头的那只手也很舒服，他还很少受到这样的鼓励，毕竟家里真实的父亲也从来只疼爱哥哥和妹妹。

殷寿的触摸让他觉得温暖，更卖力地伺候起嘴里的大家伙来，又热又硬，想到它一会要插进自己的身体，恐惧混着奇怪的期待感，下身隐隐有抬起的迹象。

殷寿倒也没计较他糟糕的口活儿，倒是小家伙不知不觉勃起的阴茎更有趣，索性把性器湿漉漉地抽出来，他从床头拿过一只避孕套来，牙齿一咬，撕开了，递到苏全孝嘴边：“给我戴上。”

苏全孝舌头还不那么灵活，含着套子笨拙地来回试了几次，表现糟糕透了，甚至以为自己要挨打了，但还是被摸着头教导：“轻一点，前端套进去，含得深一点——”

好温暖，甚至还有点感动，苏小白含得腮帮子都酸了，耳鸣起来，稀里糊涂的，忽然被按着后脑一口捅到了底。

脑子都被这根硕大的阴茎强奸了，但与此同时窒息带来可怕的快感，在殷寿松开手后他眼前还是一片死寂的白，慢慢地才发现自己下身黏腻温热，湿了一片。

怎么会有人被深喉就能高潮的。殷寿盯着他笑，觉得他的笨拙也可爱起来了。

苏全孝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掐着脖子推倒了。另一只手一直摸着他的肚子，停在了肚脐的位置，Daddy居高临下望着他：“我要进到这里。”

这孩子是真的瘦，光长个儿不长肉，会不会给捅穿个洞啊？血肉模糊的下半身，微弱喘息着的上半身，他身下垂死的温顺猎物——眯着眼想那样的血腥场面，残忍的念头让他完全兴奋起来了。

他用力掰开苏全孝的大腿，被分到几乎算是劈叉的程度，带来大腿根处撕裂似的疼痛，但还可以忍，苏全孝柔顺地忍耐着，细嫩的皮肤被握出了淤青也没吭气儿。

殷寿顶进去的过程中苏全孝一直在哭，不敢抖，不敢躲，只是悄无声息地咬着唇忍。他眼睛大大的，含着一汪水亮晶晶的，样子倒是不丑，殷寿瞧得有趣，手指硬卡进他牙关：“咬我。”

苏全孝还是不敢咬，嘴张着，含着嗦着，不敢出声，大腿抖个不停，对自己竟吞得下那样巨物感到不可思议。

“别紧张，可以呼吸的。”手指强硬地再度撬开苏全孝的嘴，两根手指捉着舌头，就让他口水流了一枕头，另一只手还腾出来，揉捏单薄胸脯上的小小乳头。

门突然被敲了两下，苏全孝心里紧张，绞得殷寿顺带着头皮发麻，就听得外面是彪子的声音：“Daddy，小白怕疼的，您轻点儿。”

又推搡了一把，跟着才传来姜文焕的声音：“他没经验，您多担待。”

“滚！”

被骂了回去，俩人悻悻地互相埋怨：“你看我说没用吧？Daddy哪里会听啊。”

“那是你没用，要是姬发劝，Daddy肯定听。”

“你再提姬发试试！上次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崇应彪你有病吧！”

“姜文焕我忍你很久了！”

妈的，吵死了。殷寿脸色都沉了下来，吓得苏全孝都不敢动了，几把嘍到一半，还不够湿，疼哭了的大眼睛可怜巴巴盯着他。

叹了口气，揉揉小白脑袋，殷寿安慰他：“不关你事，以后跟着我，别跟他们混。”

苏全孝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急促地呼吸着，麻酥酥的，暖乎乎的，一点点快感从疼痛里冒出来，沿着脊椎爬上天灵盖，他双腿缠了上去。

里面咬得很紧，根本就不想放开，根本不想他抽离出去，被填得满满的，被占有，被掠夺，对方用完全属于成年人的方式赞美他的身体，很奇妙，苏全孝热起来了。

他还年少，还没有经验，羞耻心和道德感不足以挺过现在身体的快乐，他追逐这份快乐：“给我……我还想要……”

脸上挨了一巴掌，并不重，也似乎没什么侮辱意味，倒是眼眶里的泪水被打了出去，他呻吟着，把身上的人看得更清楚。

“叫我什么？”

“Daddy……Daddy操我，里面好痒……求求Daddy用力点插我……”

“刚才不还怕插烂了你吗？”

“插烂了也好，骚穴痒得很，要大鸡巴使劲插……”

再没经验再不谙世事他也不敢在这时候自己射，只能扭着腰去裹Daddy的性器，说的话没人教过，有什么说什么，天真又放浪，倒是有趣。

殷寿本来没抱什么期待的，现在倒是意外地挺满意。

那之后他无非就是多了个儿子，但对苏全孝来说就是上了新的平台，接到了更多的工作，还拿了个小小的配角奖项。

上台前被Daddy拍了肩，跟着去了洗手间，熟练地插上门，按Daddy的要求把礼服外套解开，露出里面的衬衣。

衬衣底下戴着乳夹，打洞的时候苏全孝哭得鼻子都红了，但被揉着，拉扯着，快感还是很快就涌起来了，他在殷寿手心里软绵绵地化开了，淌得到处都是。

隔着单薄的衣料，被拧着乳头，苏全孝仰着头，吸着鼻子，眼尾有点发红，被警告了：“别哭，上台丢我的人。”说着，手里动作没停。

赶紧忍了又忍，苏全孝急忙解释：“没有。”

“嗯，对，那昨晚是谁因为Daddy没陪他就哭鼻子了啊？”殷寿还在笑，那点残酷意味因为没被看见就可以不存在，他顺手刮了刮孩子竭力忍着哭腔而有点红的鼻头，“多大了，羞不羞？”

拍拍孩子屁股，话越说越暧昧：“让Daddy看看，给你的东西还在不在了。”

不敢犹豫，当即就解了裤子，没穿着内裤。浸透了精液的蕾丝内裤在后穴里塞着，很不舒服的异物填充感，他晃着屁股想求Daddy拿出来，被毫不犹豫给了一巴掌：“别浪。”

Daddy哪里会同情他，只管要折磨人，把那内裤往里推了推，一直捅到前列腺上，然后塞进一只粉色的跳蛋，才允许他穿上长裤。又在屁股上拧了一把，Daddy笑着催他：“上台去吧，好好表现。”

Daddy又晃了晃手里的粉色遥控器，带着笑，加重了语气：“我就在第一排盯着，别给我丢人。”

end

【寿郊】划正字怎么不算一种play呢

Chapter Summary

殷家父子，现代车，姬发也是play的一环。

殷郊已经在落地窗前看了十分钟的夜景了，姿势来回换了好几遍，急得耳朵尖儿都红了，斜着眼偷瞄身后，等Daddy先过来哄他。

总是搞这种不自量力的小把戏，殷寿在这十分钟里接了电话，换了睡袍，倒了酒，把鞭子拎在手里，气定神闲，看他这回能撑多久。

小孩跟他闹了一天别扭，给聚光灯照了一路，镜头快门按了一路，绷着张好看的脸就是没表情，跟花枝招展四处撩人的daddy成了鲜明对比，合影时都不带笑一笑的，说不准明天头条就得是他们父子不合。

果然小家伙没撑过第十一分钟，转身扑过来抓着Daddy衣领，果然带着气的，使了蛮力，把人撞到软乎乎的沙发上，卸了Daddy的鞭子，压着不让人起身。

这个头儿是又蹿了，显着比他还高了似的，骑在身上朝他呲牙，胆儿也壮了不少，殷寿眯着眼睛笑，白天都这么笑了一路了，去摸摸那得意到漏了馅儿的小酒窝，饶有兴致地钓他：“怎么了，小狗儿生这么大气，要咬Daddy了？”

“因为Daddy今天太骚了，还穿白裤子，还跟他们笑，”殷郊酒窝已经满溢着要笑，又着力绷着，装凶，“生气。”

摩挲着那下巴，被压在身下还是没在慌的，殷寿还是逗他：“嗯，生气要怎么样呢？要睡Daddy吗？”

“要。”揣着这个念头好久了，今天借题发挥，他就要抖擻一回，挣个面子回来。殷郊那只手顺着殷寿的喉结一直划到肚脐，勾着睡袍带子，扯松了，接着往下戳，找准了最下面那块腹肌，才满意地道：“我要插到Daddy的这里。”

反正是今天他憋了一肚子火，现在Daddy看起来又格外好说话，他一股脑儿把素日的浮想联翩都冒出来，Daddy这么漂亮的身体，操起来一定带劲儿得不得了，他给自己的想象刺激到了，埋头就在自己刚戳的那块肌肉上咬了一口。

这熊孩子咬人没轻没重的，还挺疼，留了清晰的齿痕，殷寿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着小孩儿蹬鼻子上脸，笑嘻嘻地抬头，多少有点挑衅意味：“打个记号，Daddy是我的。”

殷寿不置可否，揉揉他的脸，鼓励得小狗胆子壮了，敢想着扑倒daddy了，还敢大声说出来：“试试嘛，daddy说不定也会舒服的。”

戳着那个一说话就漩涡似的小酒窝，殷寿笑得和蔼极了：“嗯，接着说。”

还想把daddy绑起来，哪也不准去，谁也不能看，戴着贞操锁，被他在胸脯上又亲又咬，嗯，接着说，他笑着鼓励他的小孩儿。

越说越兴奋，他爬过来凑到脸上要亲亲Daddy，忽的天旋地转，人就摔到地上去了。

明明都已经那么高了，但在父亲面前还是轻而易举地被单手摞倒。给Daddy拿睡袍带子反绑了双手，单手拎着，一路拖到窗前，后脑勺又冷又硬地撞上去。

殷郊背靠着落地窗和波光粼粼的夜景，露出双腿间的春色来，赤裸时才觉得冷和羞耻，他下意识地想要并起来，被Daddy下了命令：“腿打开。”

现在是彻底的不笑了，那声音比玻璃冷硬多了，殷郊不由自主打了个哆嗦，还是像个妓女一样张开双腿，门户大开，发着抖，他紧张盯着Daddy手里的鞭子。

大腿内侧藏着记号笔划的正字，仿佛一种恶劣的霸凌。字迹淫乱不堪，内射5，颜射3，深喉2，腿交2，乳交4，还有一项特殊的打屁股，以小孩儿被打射了算，3。

一五一十都记在上面，油性笔很难洗得掉，洗得掉他也不敢动，Daddy没叫他擦掉，字迹模糊了都要挨罚。

行程没他的，他闹着要来，小婊子一无所有，只能用身体支付旅费。说好了二十次，他在床上床下都被折腾惨了，里里外外挂满了精液淫水，然而就差一次，实在撑不住了，他含着Daddy的阴茎就昏过去了。

可是Daddy真就那么狠心，扔下他先走了。殷郊抓着这点嘟嘟囔囔地给自己求情，张着腿，挺着胯，也不在意被反绑的双手了，喘息着要Daddy照顾：“我错了，可是Daddy也很过分，怎么可以抛弃小狗儿。”

说得殷寿这要是抽了他鞭子反而像个暴君。虽然不惮于做个暴君，但还是得找点理由的，殷寿瞧着他，神色看不出喜怒：“但你这不是会自己追上来吗？”

“那不一样！Daddy带我跟我自己追上来不一样……”还在跟他讨价还价，只是说到后面自己无端矮了半截气势，外强中干得很，声音越来越小，“你还跟那个苏姐已说话……”

难怪白天跟姐已合照时他脸色那么难看。不跟他在这问题上兜圈子了，殷寿盯着他：“所以你就想禽Daddy？还想把Daddy锁起来？你自己说该不该挨打？”

昏了头的胡话收不回去，小犊种干脆不辩解了，瞪大了眼睛昂着头，认就认了，我错了下次还敢，他等着鞭子抽下来。

气得反而笑了，殷寿把鞭子丢了，明天还有活动，给拍到了总是难看。狗子一直盯着他的手，那手就照着那饱满的乳房扇了下去。

不会破皮，但疼痛一点都不减，连着扇了几巴掌，又痛又爽的，阴茎都兴奋起来，殷郊挺着胸往他手里送，被捏着脖子制住了：“贱货，别浪。”

被这样说得反而更兴奋了，殷寿低头瞧着那双腿，那些淫荡不堪的字迹都快给打湿了，他捏着殷郊的阴茎，堵着他的马眼：“叫你别浪。”

掐在脖子上的手和拧着阴茎的手同时使力，突如其来的窒息和疼痛，他似乎在对付待宰的羊，无法反抗，只能完全承受来自命运的痛苦的，不能呼吸，也不能射精，瞳孔翻上去，舌头吐出来，他毫不怀疑此时父亲会杀了他。

但那只手还是那么温暖。

殷寿在最后关头松开了他，孩子射得一塌糊涂而不自知，精液已经有点稀了，毕竟来之前已经被Daddy榨了太多。

殷寿松开手仿佛自己刚才并没真想掐死他，用一句轻松的戏谑敷衍过去：“就你这样也想操Daddy？”

孩子可能听到了，但缺氧的大脑做不出反应，瘫软的身体做不出反应，殷寿沉默了片刻，亲了他，牙关把他吐出来的一小节舌头顶回嘴里去，弯腰把孩子抱起来。

被抱起来时殷郊嘟囔了句什么，没听清，他把耳朵贴上去，听见孩子这时候还在跟他讨价还价：“这得……算两次。”他可是差点死了呢。

Daddy哼了一声，感觉怀里的人明显跟着抖了抖，到底没说出后面的话来，殷郊不会以为这就算完了吧。

把人丢到床上，喘了好一会儿的气，Daddy拿水给他喝，顺便绷着脸，比白天的殷郊还要显得严肃：“那就算结了，你自己睡吧，晚安。”

立刻被拦腰抱住，水杯翻在地上，殷郊有了力气，立刻往上攀，软乎乎的胸脯都贴在他后背上：“别走，Daddy睡我。”

现在倒是不说要睡Daddy了？殷寿倒是更喜欢他刚才那桀骜不驯的样子：“要什么就快说。”

“要去daddy新买的岛上，”小狗儿脱口而出，又急促地打补丁，堵上daddy的后路，“要跟daddy，两个人一起去。”

殷寿听着好笑：“你哪儿知道我买了个岛？”

他买了岛是想给儿子一点儿惊喜的，奈何他的小狗儿总是要自作聪明，就是要冒个头瞎打听，喜没了就剩下惊，那活该他挨罚。

不过也早就想好了，在岛上他是不会给殷郊穿衣服的，赤身裸体的漂亮孩子只能戴上项圈，被他像遛狗一样牵着到处爬，爬不了多远怕是屁股里的淫液就要流上一路，随时随地，被主人插进去操弄一番，然后射到他红肿不堪的乳头上，或者那个小小的浅浅的酒窝里去。

殷郊松开了手，又有点怕了，往后退了一点，但还是勇敢地把腿张开了，挺着胯去勾引Daddy。那里记数已经给精液斑斑点点糊上了，他小声道：“那，重新记也可以的。”

腿间的记号终于能擦掉了，但新的记数又要来了，今晚用口红，殷寿顺过来的，姐已给的口红。

很贵，很润，涂在雪花花的大腿上格外色情，而且更容易掉，不论多贵的口红都会掉色。

“收着点儿浪，”拍拍儿子的大腿，Daddy才不会可怜他，只管冷漠地下命令，“夹好你屁股里那些淫水，弄花了可得重来。”

然而被按在腿上打屁股时还是哭了，上下都哭得很惨，不仅是疼，那其间的羞辱意味更重，都这么大人了，个子比Daddy还高了，被像个小孩子一样扒了裤子打屁股——然而Daddy又是最有资格羞辱他的人。

哭有什么用，明明叫他不要来的，他非要来，来了就得当daddy的狗。

电话是这时候响的，算着时差的，姬发晚上打给殷郊，殷寿觉得有趣，接了，免提。

姬发，殷郊的正牌男朋友，每天都要通话，小情侣黏糊得不像个样子，殷寿没停，继续一巴掌打下去。

谁让姬发这时候打来电话的，他自找的。

那边陷入了沉默。姬发当然知道他们的关系，没人想着隐瞒他，欺骗他，但以为自己能接受是一回事，事情真正怼到脸上了又是另一回事。

一边还慢条斯理地逗手下的小狗儿，Daddy故意刺激他：“怎么办，你的小男友要跟你分手了。”

“谁说我要分手了！”姬发那边咬牙切齿也顶不过心烦意乱。

结果这时来了新消息。手一抖，姬发还是点开了，照片，摆盘漂亮的炸酱面，油亮焦褐的酱，雪亮劲道的面，翠绿鲜明的菜码，配上文字：你哥做的炸酱面，真香。

手机摔出去响得四分五裂，把酒店房间隔壁那仨人的叫床声都给砸停了。

不管海的那边怎么样，这边殷寿打得他射了一回，摆了个后入的犬交姿势往里顶，顶得人根本控不住，淅淅沥沥尿了一床，还被拧着脸取笑：“白养你这么大了，怎么连尿都管不住。”

旋即把人推到床下去，让神智都不太清楚的小狗儿跪着，阴茎伸到嘴边，他还是本能地，乖顺地，含了进去。

真想用鸡吧抽他的脸，抽肿，但是不行，孩子明天还要上镜，压抑着这样强烈的欲望，Daddy按着他的后脑，抵住了他的咽喉开始射精。

end

【寿郊】那把枪

Chapter Summary

《划正字》的后续，一点点发郊。

殷郊第二天还是戴了墨镜，冷着脸匆匆越过一众聚光灯的焦点，追着拍也没用，他一言不发，看起来心情比第一日还差。

其实也并不是那样，他心里浅，装不住事儿，没那么多阴沉心思，只是眼角留了道淤青，实在没法见人，被拍到了还不知给编排出什么。

殷寿干的。克制了再克制提醒自己不能打脸，结果还是打了，昨晚殷寿把枪拿出来了，以为狗看见了会害怕。

根本没有，殷寿吓不住他。他的独生子爬上去，真就含住了daddy的枪口，是真枪，沉甸甸的，甚至隐约还能闻到硝烟味道，他用唇舌侍弄着，亲吻着，全神贯注着，口水淌了一管，扳机给淫靡水迹锈住了一般动弹不得，殷寿克制着真要整个捅进去的冲动。

他打了殷郊，为那胆大妄为而心惊着，但没法给他教训，没法当面展示给他看那枪里是有子弹的。殷郊太相信他了，太爱他了，没有底线，不知道保护自己，这不好，殷寿为此烦躁起来，他愚弄着对方，但殷郊感受不到这种被愚弄的痛苦，殷郊只是一味地爱他。

那不顾一切爱人的愚蠢和莽撞让他嫉恨，极其相似的一张脸在他眼中越发面目可憎起来了。

所以还是打了脸。儿子今早就没理过他，到现在，但是不着急，不用哄，他儿子会自己哄自己。但今天也许不一样，他忽的替殷郊感到一点儿转瞬即逝的悲凉来。他亲吻了那些他亲手造成的伤，肉体颤抖着向他求欢，越陷越深了。

二十三岁，身体成熟魅力而心态依然幼稚，脑子空空的漂亮蠢货，他不该为此着迷的。他踢他，打他，踹他，以为自己的厌恶已经溢于言表，但殷郊也只是贴紧他打下来的巴掌，神情痴迷地望着他。

被推开也会跟上来，被伤害也不会吓得逃走，该说勇敢还是愚蠢呢，一点儿都不像daddy啊，夜幕还没降临，伤疤还没好，殷郊就又缠上来了，像条记吃不记打的狗。

他讨厌殷郊，但这种讨厌不足以支撑他纵容殷郊到此刻。他放任殷郊爱他，追随他，故意停下来等一等跟上来的小狗儿，摸着他的头，夸他真乖，然后再一脚踢开他，耐心地看着他又朝自己跑过来。

他讨厌殷郊，但依然乐此不疲，哪怕清楚殷郊不会为此伤心，殷郊只是条傻乎乎的小狗儿，他拧着那过分相似的俊脸，压抑再三，还是亲了。

“我就知道Daddy最喜欢我了。”傻狗还毫不知情地仰着脸冲他笑，一派的天真烂漫让殷寿几乎想抽在那漂亮脸蛋儿上。

捏着他的脸颊使劲拧着，看他抽着冷气却不喊疼，也不躲，还把这当成个玩笑似的笑着，殷寿语气都不免发狠起来：“最讨厌你了。”

“对，Daddy最讨厌我了，”他还是那样笑着，丝毫觉察不出任何危机，“那Daddy要喜欢谁呀。”

殷寿一时没了言语，找不出什么能刺伤人的刻薄话了。如果说他最有可能会爱谁那确实应该是殷郊，但他没有“爱”这种情绪，与之同样强烈的那股恨意却是有的，他恨殷郊。

恨殷郊从来都不会伤心的那阵快乐，恨殷郊那一往无前爱人的能力，殷郊能够如此爱他，这本身就足够让无法感知人类爱意的殷寿更恨他。

然而他也是真的拿殷郊没有办法。他那些暴君般折磨人的手段，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杀意，也许真有一天会要了殷郊的命，但在此之前它们都吓不退他，这孩子自顾自地沉浸在一厢情愿的快乐中，甚至从未怀疑过父亲的爱，他拿这样一个天真的儿子没有办法。

他恨殷郊，因为这世上除了殷郊再没有人会这样爱他。

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他在看风景而殷郊低头看了会儿手机，然后惊喜抬头，拽着Daddy的手，但往前跑，蹦到姬发怀里去，Daddy的手不觉就松开了。

现在的小情侣都这么黏糊吗，Daddy皱着眉冷眼旁观，对那亲密感到刺眼，晾着，不想理。

但是那一瞬间刮来的海风还是让Daddy也止不住在这个十月间的夜晚寒噤起来，终究是快走了两步跟上成双成对的小年轻，手抓上了早已和他持平的肩，使着力的，却故意无视殷郊，侧过头去同儿子那年纪相当正匹配的小男友打招呼：“你来得可挺晚啊，小子。”

那明显阴沉了又阴沉的语气让姬发忍不住要反击回去，然而没开口就被搂住了腰，落进了想念许久的温柔乡里去，再说不出一句扫兴的话了。

只有殷郊自顾自地开心着，他迷恋daddy，却也非常喜欢姬发，同时拥有他们的夜晚令人愉悦，他在Daddy脸颊上亲了一口，也不顾中年男人要斥责又张不开嘴的微妙神色，亲密地搂住一把腰又挽着一条胳膊，高高兴兴地并排走在水雾缭绕的石板路上。

end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